

正楊序

近世推博辨多蓄曰成都楊用修用
修著丹鉛錄錄等書至數十百種搜
奇抉譎擷采鈎隱皆世所驟聞而學
士大夫所宜而駭歎者以是藉卷藉
甚從同無異詞顧余昔之聞其謬蓋

或事非幽邈而拚為祕藏或入本殊
途而妄為回致以是石了其故空大
觀者定小有送邪抑簡冊浩窅獨智
難周耶韓退之稱張巡抽架上書皆
成口誦初不見其讀書而張安世劉貢
父之在當時雖以歐蘇之名猶不許

以博古固知學之道難矣而用修者
所謂未見其止也乎今朗陵陳抃晦
伯簡取其誤謬分疏其下得一百五
十條悉掃原本無假辨况開卷瞭然
固譚執者之一快也孟子與云不直
則道不見呂伯恭云待人欲怒論人

欲盡其銳情，絀素多所校，讐聊相與
直之盡之耳。心慙人亡，弓之遺焉也。
隆慶三年歲在己巳夏四月廿五日
順陽李菴子田甫謹墓

長洲文彭書

正楊卷之一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海寧周廣業校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至
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數
之。鄭玄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
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
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
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

記注之遺

黃帝紀云迎日推策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索隱曰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按大戴禮作歷離離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歲珎皆是帝德廣布也

前已云迎日推策矣又用蠡何為大戴之離亦可改作蠡乎水波土石金玉亦當用旁羅測之乎且鄭謂蠡猶羅豈以蠡為器乎
增正義曰旁羅猶遍布也

玄囂

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間山凹之地墟墟為墟市者曰囂尚書序仲丁居於囂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秦之敖倉也敖即囂也三川為天下之朝市故名曰敖左傳有囂民之隧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囂在玄之囂梁宣帝七山寺賦神囂巖巖而特立仙的皎皎以孤臨楊文仁編升菴集作神囂以特立皆以囂為地名也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鬪囂注鬪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益可證囂之為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赴墟言有人則囂無人則虛也蜀謂之

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再考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从品頁頁頭也左傳晏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杜預注囂聲也此尤可證囂之爲市無疑

秋林伐山云梁宣帝七山賦神囂云以孤臨壑之凸凹者曰囂峯之尖射者曰的

史記黃帝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曰青陽注並無在玄之囂等語今妄爲作注人名亦可分用乎

又云仲丁遷於傲索隱云傲亦作囂括地志滎陽故城殷時教地太康地記云秦建教倉於成皋亦

李路史注引孔安符會稽記云會稽委元曰石簣貫昔禹治水功未就發石簣貫得金簡玉字以知三河休務事觀此則簣疑爲簣又

增梁宣帝遊七山寺賦全文

載廣宏明集確是神簣

初學記引會稽志曰射

的山北有石帆壁立臨水遙

望范三有似張帆又名玉筍

山又曰石筍山

取

高二十餘丈廣八尺望之若帆

目名

林較也與帆異義恐石筍別

爲一非即石帆作

非陳留浚儀間也廣案尚書序仲丁遷於灑孔傳但云地名正義引李願云灑在陳留浚儀指呈尚灑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穀倉二說未知孰是楊氏云合爲一宜誤矣

七山賦云山多寶玩器多瓊琬金玉生其陽琰石

出其陰神晉巖七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

歲之豐儉觀玄白而皆謀

字書云簣音公筍也

此賦以神簣對仙的原非囂字今誤引之且一指

爲地名一註爲壑之凸凹何自相繆戾也

周禮司蔬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囂與其暴亂者

出入相陵犯者此云司市之文誤

左昭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千之宅近市

湫隘豈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夫既曰近市矣復云湫隘豈塵乃以豈即爲市何也若豈可爲市則湫也隘也塵也皆可以爲市矣

舜梧堯柳桃林伐山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其句極工且新
湘東王梁簡文法寶聯璧序云威漸黃支文化行赤
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

佛書四六謂出弘明集此云宋文帝受命頌一書
而自相矛盾可疑也蒼梧事可用之受命頌中乎

女匱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匱氏列
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
日漢地里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蒼
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有三
妃之文或謂女匱與皇英為三未知是否舜即古
山海經帝舜妻比登氏生宵明燭光一曰登北氏
檀弓注疏集說引之並二妃為三

書云釐降二女大戴謂女匱帝堯之子當是與劉

向傳聞稍異耳欲以爲三是與比登為四也

山海經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

〔增〕此史注謂裴駘集解也

帝俊之妻生十日今以俊即古舜字止云帝俊妻而不言羲和是欲指為女媧耳不又為五妃乎

又云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璞注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不云古字

又云帝俊生后稷又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若云古字后稷便是舜子常羲又其一妻耶

史帝紀注及郭璞山海注引禮止云舜堯蒼梧二

妃不從而禮云三妃蓋世遠傳訛陶陰久誤必欲

求其人以寶之夏五郭公意耶思文賦李善注引禮亦云二妃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惟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羿射日烏景純山海經注詳辨之矣存而不論可也但以日落九鳥為羿射之捷則大有可笑者

帝王世紀云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日羿引弓射之

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羿事不少槩見即此一節則日落九鳥詎

足以盡其技哉

案羿事見楚辭注者有射河伯助其左目射封禪以其內帝祭天帝又有夢與洛水神交接事漢漢子有天賜玉環事皆怪誕不足信

帝王世紀羿先世嘗射正帝帝嘗賜以彤弓素矢封之劍為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蒼梧南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劍遷于窮石曰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從於商仰依同姓諸侯射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獵寒浞殺之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

羿尚矣後世若拂蜻下鳥彈鵠集鳶賈堅不中爲
奇督君志射輒中則應弦而落物無不可者乃羿
稱射烏未之前聞以射論子其殆強弓緩箭俱三
十步之儔乎

嵎夷既畧

說文畧經畧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畧諸侯正封注聚
土爲封白畧經謂巡行畧謂邊界即取土爲封之畧
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畧之
爲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爲畧失之遠矣巡行可
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畧字經畧之云猶云防邊也

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畧爲巡行則謂邊
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畧也邊也皆實字也邊塞
字易明人皆知之畧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
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畧者皆謂聚
土爲封也如云侵敗王畧又曰與之武功之畧又曰
吾將畧地焉又曰畧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嵎夷既
畧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畧之事也孔穎達
不識畧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畧簡畧之畧乃注云用
功少曰畧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
大畧也畧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

莊子所謂道無封爲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畧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畧大要也漢武紀殺畧謂入界殺人龔遂傳劫畧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畧爲劫史云智畧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畧今遂以畧爲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瞽者聽車輪之聲以爲雷哉

史記張良傳畧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畧通夜即謂通夜即之畧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

書城楚丘疆郟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滿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去邠操云將土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畧何義也曰畧與韻對韻弓衣也義取藏器畧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畧之畧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畧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畧之名又將曰畧書名矣用此以證畧之爲字愈益明趙充國傳圖上方畧圖_畫盡本也方進道也畧邊界也注謂方畧爲計策亦謬

此蓋剽韻會而操戈者不自知慙繆更甚也就子所引聊為正之

左昭七年芋尹無字辭楚子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注云經營天下畧有四海不云聚土為封也

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侯於周襄單襄公辭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注畧經畧法度非云界也夫晉之侵齊豈周界乎

隱五年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畧地焉注畧總攝巡行之名

案武公之畧見莊二十一年孔穎達正義引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之畧之內何非居孟子子經界即傳之經畧且云經畧者之內封是竟則知畧是界也經注惟此訓畧為界最詳餘皆不訓畧也

以上畧字俱非聚土之意其武功之畧訓界

尚書禹貢海岱維青州岵夷既畧維緇既道孔安

國曰岵夷地名用功少曰畧馬融注亦同則注非

始於孔穎達也且岵夷青州何為立邊防以界之

乎想見夷字即以爲夷狄耳廣案今尚書注疏不載馬說見裴嗣史記夏紀其解孔穎達謂有竹間易之義也

漢書二世元年陳涉遣武臣陳餘畧趙地師古曰

凡言畧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史記畧地不獨張良傳有之俱無取其地而立我

封疆之解唐蒙事見大宛傳畧通夜郎見司馬相

如傳及序傳今日蒙傳豈古本史記耶

孟子此其大畧謂得其邊矣嘗聞其畧亦可云得
班爵祿之邊乎史項王本紀項梁教籍兵法籍大
喜畧知其意自序云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
藝又豈邊界之云乎

殺畧謂入界殺人矣史大宛傳昆明之屬無君長
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能通又豈入界乎

知畧輻輳謂知足周天下之畧矣史記酈生曰吾
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真吾所願從遊蒯通說
韓信曰勇畧震王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足
下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此豈沛

公界之大淮陰界之猛乎三國志吳趙咨云吳王
聰明雄畧之主云云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豈吳
王止於知魏之界乎晉載記王猛字景畧可曰景
界乎

黃石公三畧義取固守封畧矣劉歆七畧又將何
所固守乎

左宣十五年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注取也

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注行也

史記楚軍夜擊坑秦卒行畧定秦地函谷關可謂
非行而取乎

趙克國傳圖上方畧謂畫邊界矣首云爲人有大畧則此畧又何物乎本傳亦無注

晉書宗室傳高密王畧字元簡張華傳或謂劉卞曰君才簡畧堪大不堪小可謂簡畧爲非乎詩曰有畧其耜倣載南畝注利也左定四年祝佗對長弘曰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注道也國語叔向云桓子畧則行志假貸居賄注犯也如此之類不能盡舉夫字有數義也而執謬若此故知固哉爲詩不獨高叟強作解事實蕃有徒矣假令此書遂行其墮人疑網也豈其微

〔增〕古人最重訓詁爾雅所

以列於經也漢儒說經尤注意字義唐人如孔穎達賈公彥顏師古輩亦然宋以來始疎反視訓詁爲俗學由是識字者少矣晦伯此辨功當不在禹下

哉

莊子齊物論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云云此之謂八德註云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則畧字亦大畧意也若謂妙得莊旨是又不識畧字矣何自相繆戾也

禹穴

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噫是有何竒而辱子長之筆

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沓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謾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復矣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沉夏僕皆所未至而繆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記山川無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

史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於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任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本傳固自明白未浮湘沅輒探蜀穴太史公無乃太濶步乎末又有巴蜀之言更為何地乎異哉

載記云符堅欲伐晉謂什道安曰朕將與公謁震陵於虞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今云李白所書豈太白在漢晉前耶

先儒說
禹穴非即禹陵也
各不同
人謂之陽明洞
宋寶曆中鄭師
撰圖
穴委山
禹穴二字張曰
史記謂六即禹陵水經注又曰
公即并韓昌黎云
禹穴
奇更去
身疏
同越
俗不好
古流
傳
夫其
真則
禹穴
之
七
字
名
久
矣

水經注會稽山
禹廟
皇孫不見
底謂之禹井
東遊者多採其穴也
藏書於此
禹得之
又載孔靈符會稽記曰
郡有禹穴
案漢書司馬遷傳云
上會稽探禹穴
又有禹井
此禹穴
春會稽之明証也
杜甫送孔巢父遊江東兼呈
李白詩云
南尋禹穴見李白
正用此事
俗遂因之謂為蜀之禹穴
白所書耳
又史記夏
本紀
或言禹會稽後
南討而崩
因墓為命曰會稽
裴駰集解曰
皇覽曰
禹穴在會稽
會稽山
上二又引括志云
禹陵在會稽
常山
重經觀符靈以靈
案虞陵對擊
或以禹穴為禹廟
愈于指禹之
地為禹穴也

牛耕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
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
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耶

紀聞周禮篇云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時未有
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
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

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
耕早晚何待趙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此紀聞
所載也乃以為未考何耶

五雲太甲紀聞之說也周官馬政玉海所載也大書特書遂
免評駁伯厚幸哉

鹽雀實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
牛一人將之此教人耦犁之證也

耨机

史記上有耨耨下有伏龜徐廣云耨音稠左傳八元
八凱有耨戴獨孟子耨机之耨今音濤蓋因陸德明
九經釋音而誤也左傳杜預注曰耨机凶頑無耨匹

也。以此證之，則「擣杵」亦當音「稠」。

索隱曰：「擣著」即「叢著」，「擣」古「稠」字，無徐廣音也。

賈逵曰：「擣杵」凶頑無疇匹之貌，謂繇也。云杜註誤，左傳注「擣」

戴音「稠」又音「桃」，「擣杵」音徒力反。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失其行，其行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衍」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衍既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鴈行足行，當作「衍」。見《龜策傳》。《龜策傳》云：「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脗。」注：「脗音衡，脗脗也。」亦非。

脗也，亦非「貯」字。脗可直謂之行乎。

關龍逢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水，未有冕危石而不壓，蹈春水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情而忘精者。

路史發揮關龍逢辨云：「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頤龍逢曰：『樂乎？』云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水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夫危石春水，言之不倫，顧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故之書。」

則紂之行不聞其為桀也云云吾不敢盡信

此路史之辨也而公以為收之則公之云云豈亦收之耶

增此事路史不載於夏紀而辨之於發揮

彭祖

王逸楚辭註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
子註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又曰彭祖
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
壽終也東坡詩空食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莊子逍遙註彭祖至七百歲猶回悔不壽不云八百也

百也亦無又曰餌雲母以下云云也○神仙傳彭祖善於補
導之術水桂雲母粉鹿角散常有少容啟末已七百六十七
歲而不衰自云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吧歲而不使采女傳其
術試之有驗乃秘而禁之欲殺彭祖以絕其術祖知乃去不
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有人於流沙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
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淫王失而
殂此與彭祖何預耶

傳說

尚書曰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

此蔡傳也據以非孟衡之言哉

胡蒙谿云說命曰說築傳

岩之野孔氏傳云傳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下築按孔子語子路云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傳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傳說胥靡墨子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傳巖賈誼鵬賦云傳說胥靡為首乃相武丁班

固公孫弘贊云板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于王公張衡應間云委市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傳說操築以寤主王子年拾遺記云傳說賃為赭衣舂于深巖以自給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傳說去為啟相右諸說並同孔傳且孔墨莊墨去啟皆未大遠言必有據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從也荀子云鄉也胥靡之人俄而受天下之大器韓非子云傳說轉鬻注云轉而傭故曰鬻

史記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說于傳岩中孔融云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主之夢帝王世紀云高祖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吾徒

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寤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傳我而說民者哉。明日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傳若于野。名說以其得之傳若謂之傳說。呂氏春秋求人篇云伊尹庖厨之臣也。傳說啟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孔子曰傳說負土版築以為大夫。遇武丁也。外傳漢郊祀志武丁懼而脩德夢得傳說版築以為相。漢紀王閔上書諫哀帝云成湯拔伊尹于鼎俎。文王招呂尚于濱。武丁顯傳說于板築。桓公舉甯戚于擊負。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地理志傳說版築所

隱之慶窟名聖人窟

增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水經注沙澗水北虜山南經傳巖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輟語外傳傳說負土而板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將凡羊初讓用府表有遺德于版築之下。一郭璞云春解詁云板築下板築板杵頭鐵也。

伊尹太公

竹書記年伊尹卒于沃下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

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竹書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

甲于相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相殺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分之

陸機豪士賦序云伊生抱明允以應戮戮注引竹書帝王世

紀伊尹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不云百

有五歲廣案史記正義引史記太公之卒蓋百有餘年

注不引竹書

韓詩外傳云呂尚年五十五賣食神津年七十居於朝冠九十乃為天子師遇之

增宗王九雜云太公九十乃顯榮王成王初命伯也伯年七十而相周九十四封齊諸說各不同然竹書

陳繼德大書清話云伯年七十而相周九十四封齊諸說各不同然竹書

殷商衣部楊子

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子孫書云殪戎殷

稱也其並舉則曰咨女殷商又曰殷商之旅中庸云

壹戎衣壹即殪衣即殷也古注釋如此杜子美社稷

一戎衣詩人趨韻之語不足據也字又作部呂氏春

秋夏之人民親部如夏字林玉篇音章非也噫非博

考籀篆行草及詩書子集曷以知殷商衣部之異字

而同義乎可與汲古者道難為淺者言也

古文許國之許作鄒見于鼎文殷作部見呂氏春秋

說文及林罕揚恒趙古則戴侗諸書皆不收漢書以

示好古者上

中庸一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孔註殺兵殷誦殪殺也戎兵也 在左宣六年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杜曰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孔杜解殪為殺鄭注衣讀如殷不云壹即殪衣即殷也云古注釋出何典記汲古淺衷談何容易耶 呂覽慎大云親部如夏注部讀如衣 又具備云湯常約于部薄矣武王嘗窮于畢程矣以部薄畢程並言是非即以部為殷

也 又慎勢云湯其無部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又况不及湯武乎注部岐湯武之本國 王篇部讀如衣不音說文部讀若許在潁州川 史記鄭悼公元年鄭公惡鄭于楚此亦鼎文耳耶 增尚書武成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孔傳曰衣服也至者戎服而滅紂中庸壹戎衣一壹古通用何云殪殷乎

成湯墓

劉向奏議云殷湯無墓處失考也羅泌路史遂傳會其說按揚誠齋揮塵錄云啟湯塋雍鼎縣今汾州也

古尚書注桐宮在湯墓側桐宮今在汾州與寘鼎縣之說相合

括地志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相宮 孔安國

云桐宮湯葬地鄭玄曰地名有王離宮焉 晉太康地記

云尸鄉南有毫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正義云尸鄉在

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據此數說桐宮在汾州否耶

路史湯冢之說甚詳語多云傳會誤 後魏天賜中河

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欲震

宇記湯陵在汾陰豈楊所

瓊裴嗣史記集解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漢哀帝建平元年天司宮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回行湯冢

揮底錄宋人王明清作不聞誠齋也

七月二平

北堂書鈔引皇極經世一書記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漢哀帝建平元年天司宮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回行湯冢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注巨瓊曰湯冢在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之穴有伊尹冢相近也師古曰瓊說此書書前漢書地理志前白云殷湯在亳至安同湯冢字

武王伐紂為天下除暴也紂已死矣又斬以黃鉞而

懸之白旗何悖邪賈子言紂死弃玉門之外觀者皆

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于事耶

矣太史公之輕信汲冢書誤之也

墨子曰昔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訶天侮鬼神下殃

傲天下萬民武王遂奔入王宮執紂而出繫之赤轅載之

白旗以為天下諸侯戮 尚子曰昔武王伐有商誅紂斷

其首懸之赤旆紕桀死于亭山紂懸于赤旆解尸子曰

武王親射惡來之口碎殷紂之頭手污于血不温而食當

此之時猶猛獸者也以上俱在史記前

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之旌齊

王憐豐鍾之牛睹其色之敵鯀也楚莊王救鄭伯之罪見其

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慈惡不忍其身紂屍赴于火中所見悽

慘非特色之敵鯀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

哉論衡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發魏襄王墓或

云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此汲冢書所

由也此名乃誤司馬于漢武卿時耶

增淮南子紂拘於羑里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按此則

則武王非特不誅紂且僅拘之而已國語晉里克謂成公曰楚奔南巢紂歸於京厲不於羑里假紂戲

晉束皙汲冢竹書抄曰周武王親禽受虜南巢之書

閩字旁注

殷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關三代之車獨取殷制

按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

古所謂聖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南北史俱無志想公見古本耳

南齊志云殷有瑞車山車山車垂鈎是也玉輅漢

金根也禮緯云山車垂鈎乃鈎車之象昔成湯周而郊

祀有山車之瑞山車謂之桑金車似金鈎之色亦謂大輅

留魏書禮志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

玉門

玉門地在成泉泉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此文王有

美里之厄其後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

關關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之君兩危矣董卓舉兵犯

關腸詔使种邵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苟勗教

賈充夕陽亭餞席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晉漢兩

凶渠相襲跡升卷并惡地固應爾耶

尸子曰湯囚於湯丘文王幽於美里武王羈於玉門越王

棲於會稽秦穆敗于散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三

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韓非子云文王見罾於王

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于牧野呂氏春秋首時篇云

武王不忘玉門之辱高誘注文王歸作玉門武王以此為恥誤

竹書紀年云受辛九年作受室立玉門紂死其官衛相與糾

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續傳高帝紀云項王圍成泉漢王跳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泉玉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漢書張晏注

同今云地在成泉與武王同一玉門恐誤靈帝崩何進等

謀誅宦官太后不許進私召卓使得兵入朝以脅太后董卓

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請收讓等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

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

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

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高

廣案此後

之孫也。本書曰還軍今曰脅邵于夕陽亭何耶。又邵下增一
之字豈其字耶。晉書曰氏羗叛帝深以為慮乃從任愷之請
以賈充鎮關中充既外出以羗賊深街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
百僚餞於夕陽亭苟勗私為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
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婚太子不
損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
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苟
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
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夫此座可惜惠帝帝堪負
荷縱無賈后劉石詎至虛生耶不審時事而諉之地焉多言故

增淮南子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其堂高誘注以玉飾門為柱樞也此
與呂氏春秋之誤注高蓋本之淮南也
戰國策希寫謂趙建信君曰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親於玉門卒斬付
頭而世之太向者是武王之功也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裴豹隸也著於丹書注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踈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

鄭書晉鼎乎

按容齋續筆載太公丹書見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云云又左傳晉斐刺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鉞券以封功臣蓋又不同也洪氏言極明白升菴想未之見也

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鄭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不枉不敬則不枉正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得味之不及其世中候再拜稽首受春秋元命包云鳳凰御丹書于文王之都命云維授金鈴師名呂是類謀云受赤雀丹書注入戊午節二十九年云呂氏春秋云文王見火鳥銜丹書集于周舍故絕在左傳云初裴豹隸也著于丹書樂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豹而閉之督戎從
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據裴豹欲焚其
丹書又注謂以丹書其罪似非法律書名周之丹書其可焚乎
引之為證亦不類 晏子春秋云公將于紀得金壺發而視之
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駕馬晏子曰食魚無反毋盡民力
乎勿乘駕馬無置不肖者于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對曰
君子有道垂之閭紀有此言垂之壺不亡何待乎 漢書云
高祖定天下封功臣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豈皆法律書
耶
增周禮秋官司約職云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鄭注

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開或有彫器蓋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
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此注
引丹書雖不甚明然亦可見 丹書有別非法律書名矣 又司
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注鄭司農云謂生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司
取中國之隸謂之罪 隸百二十人是也 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
取為奴欲焚其籍也 此於法律書近之而楊不之引何也
楚之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天下如鍋漢有
宗廟爾無絕也見困學紀聞此正鄭所指鐵券也

微子四手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袒肉面縛左牽羊右把
茅亡弟恒請更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
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
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袒面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難誑莊王受鄭伯之借
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言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
祭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
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
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尚書注疏正義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于荒野
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
即奔周也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
衰經士輿視楚子問諸達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

大平傳曰... 五年... 神... 云云

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釋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史
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
縛左棄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
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之于于
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
實耳樂紀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于宋 此文自明

左僖六年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秦穆侯將許
僖侯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云 史記楚成王以兵北
伐許君肉袒謝乃釋之 左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入自皇門
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孤之罪也

史記楚王圍鄭克之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 據此則伐許之
楚子乃成王克鄭者莊王也

(增)左傳昭四年楚靈王圍以諸侯滅胡預子而傳御璧士袒與
概從之遂於中軍王向高椒若對曰成王克許之係也於是王祓其傳受其
聲焚其概王從之

麋鹿蜚鴻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亨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
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蠱
蠖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

汲古閣本作發未生于今
六十歲
在乙酉則為發未其明

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
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昧目而道黑白
者詳此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
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
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
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為近

史記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
云夷羊在牧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蠱蠖也言飛蟲蔽田
滿野故為災非是鴻鴈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
紂紀云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

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
武紀云武王伐紂紂反走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
自焚於火而死於是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觀此則鹿臺非養鹿之所 新序云紂為鹿臺七年而成
其大三里高十尺臨望雲雨 觀此則非可養鹿處
文紀云紂囚西伯閔天之徒乃求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
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乃赦西伯 六韜曰商王拘周伯
於羗里太公等求得鷄斯之乘以獻商王 觀此則紂非
棄良馬者 今謂蜚鴻為馬豈出修文御覽與衝波傳耶
又史本作麋鹿在牧正義亦同未嘗云夷羊一本作麋鹿

也蜚鴻蟻蟻亦非徐廣之說

增淮南子夷羊在牧飛蟻滿野注夷羊土神見高郵牧野
之地飛蟻蜂蟻蟻之屬又云蜚鴻則聚出滿野許慎注飛蟻蟻
鴻也索隱亦誤引案高注以留為蟻蟻之屬非
汲冢周書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注史記又云飛鴻滿
野據此則隨巢子飛拾字疑蛤之訛也

風伯朝周

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為風伯謂箕

星好風也

北齊書文苑傳樊遜孝謙求賢案今汲古審官對也顏之

推與之同傳所著觀我生賦中無此語 太公伏符陰謀

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

不知何五大夫乘五車從兩騎止王門外武王曰諸神各

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玄冥東海句芒西

海蓐收河伯名馮修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既入王曰

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勅風伯雨師各

使奉其職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 今以箕子為風

伯謂箕星好雨也畢星好雨則畢公亦可謂雨師耶

孔父

孔父正色立朝左氏遂為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

左桓公二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

美而艷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已殺孔

父而弒殤公 史記殤公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

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覩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

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

我且殺孔父以寧民。公羊傳及其大夫孔父書賢也何
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皆將
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
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
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
義形於色矣。經無正字色字。此公羊說耳。左氏與孔父
又非同時。色之一字何所見耶。

筮龜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長數短。此比瞽說也。
孔穎達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以極妙。雖龜之長
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
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
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
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
紕繆類多如此。

在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
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且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
生奚齊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而後有數龜象筮
數故象長數短瑜美也 僖公十五年傳云初晉獻公筮
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
史蘇之言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杜註云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
數相困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辨吉凶
觀此則杜之紕繆不如所云也

葵丘之會

孟子載齊桓公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
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
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詞必已出信矣

左傳公羊俱不載盟辭 左襄公十三年公會晉侯伐鄭

同盟於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墜利毋保姦毋留
慝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明

神殛之。此范宣子辭也。乃謂為齊桓之盟何耶。葵丘之會。在僖公九年。相去已九十年矣。

授玉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玉為王。故遂節為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史記註止有索隱引王助云。無孔穎達說也。

左傳云。齊侯朝於晉。將授玉。

註行朝禮

卻克趨進曰。此行

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班孟堅云。司馬

據左氏國語。米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作史記。左傳

時尚未訓也。司馬當別有據。安得讀玉為王為繆說也。

胡

常移及史通

左文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

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

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成六年。鄭伯如齊。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伯貞

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

久。據此則授玉之事。固聘問之常也。司馬博極群書。豈

不知而故改玉為王乎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為土。土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之土。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為士氏之宅。後於土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為劉氏。蓋土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

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通志畧云。士氏陶唐之苗裔。歷虞夏商周。至成王遷之杜。為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隰叔生士為。字子輿。亦謂之士輿。後漢亦有交趾太守士燮。宋朝有尚書郎士建中。左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左文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叛。以誘士會。秦伯將取魏。使士會往。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註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

累之姓據此則劉氏豈在士氏之後耶謂漢儒增六字則
劉累豈亦增之耶無此六字左氏竟不知行耶可笑

鷓鴣

鷓鴣海鳥今俗名秃鶻是也出景燠小說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
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左傳
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祀爰居三不知也莊子至樂篇

云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
樂且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
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註爰居一名雜懸舉頭高
八尺樊光註爾雅之形似明皇廣寧州漢元帝時琅琊有大鳥
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詩云有鷺在梁解云秃鶻也貪
惡之鳥也使爰居為秃鶻文仲何為祀之魯君何為膳之
乎古今註秃鶻一名扶老不云爰居也蜀景燠野人

閑話云孟景時有鷓鴣二字鳴于屋射之不中俗呼秃鶻
故老見之曰此鳥主少生歸命咸康時來此時又來當義
興替乎皆秘而不奏明年大軍入界咸康王行年號

公之所引或即此也。大若爰居爰集于屋者即蜀時兩至。

故老習見者耶。

增補局兩雅注

國語海鳥也漢元帝琅玕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由湯至于武丁

註云由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註尚書遂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

丹鉛

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安國
生邛邛驩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
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漢儒 夫祖
甲之非太甲祭氏無逸傳辨之詳矣 觀史漢則遷史之作
在安國後也可云安國未見古文而信安國乎
司馬
趙岐孟子章句曰成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
甲太戊盤庚等也 朱子曰之但增一祖乙非東殷耳 祖乙者河內中
之子也此書云名勝史記稱祖乙立殷復與巫咸任職遷於邢太戊即無逸之中宗也

詩大序哀窈窕

文選呂向註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
怒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乃豁然矣

選六臣註止有李善無呂向也

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鄭氏箋云哀蓋
衷字之誤也衷謂中心怒之無傷害之心謂好迷也

此本自明乃引選註何耶 王肅曰哀窈窕之不得思賢
才之良質無傷害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增六臣注謂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及李善

也此言無呂向亦誤唐志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注云衛州常山尉呂延濟初仕者

劉永祖男良度士也銑呂向周翰周元六年士高侍郎呂延濟士也今中行尚有五臣
注其六臣則凡人所注善者為之也

怒如調饑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其義漸矣毛

詩作調本屬魯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稠
又改字作朝調饑也稠饑也朝饑也三者均之不通
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饑之為長也焦氏易林云
仍如旦饑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饑漢
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毛傳曰怒饑意也調朝也鄭箋云怒思也末見君子之時
如朝饑之思食也釋文云韓詩作恟如調饑此註疏
自明乃謂薛君義晰出何典記耶復引隸郭謂漢晉去古
未遠毛鄭又何代人耶

烝在桑野

說文葷麻烝也故有新蒸之說薪柴也蒸麻稽也麻
稽亦可燒故以薪蒸並言又訓進火氣上行也烝又
訓衆言衆多麻也詩曰天生烝民是也東山詩烝在
桑野烝在栗薪或訓為衆或訓為進皆不通當訓為
麻軍士從征於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栗薪
此於物理人情最叶千載之疑今日始釋然周公有
靈亦當撫掌矣執

詩曰蚰蚘者蠋烝在桑野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毛傳烝實
也鄭箋古者聲實墳壓同也栗薪裂薪也疏云釋詁云塵

久也古實填塵皆是田肯。烝有三義眾也進也久也此詩言烝者二以為進則可以言蠲不可以言瓜以為眾則喻獨宿不取眾義也此詩皆言久役之情則久義為勝詩集傳云烝發語辭請詩記分行書之。夫豳風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其詩固云禾麻菽麥矣乃云烝當訓為麻云。謂其叶于情理釋疑于載嗚呼后稷教民稼穡豈專教豳民種麻耶且軍士在外麻無人收矣其在桑野者誰種之在粟薪者誰實之耶周公有靈故知果爾當撫掌矣

天天是拯

張衡應問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較天天亦加欲豐其屋乃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為天天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此速速天天連之為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

天天之說近之此豈豈釋誨語也以為應問誤
增釋又天災也
易逆數

安公石作易牘此解極為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起請有如此趙子崇宗為予此惜未見其全也

韓康伯曰作易以逆觀來事以前民用註孔穎達曰易之為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後而知之人欲數之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是故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易雖備知來往之事莫不假象知之故聖人作易以逆觀來事也註張敬夫曰易之於天下皆逆數而知其來故易逆數也逆如逆暑逆寒預為之主者也

說易丘富國曰易言藏往知來彰往察來又言數往知來則

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見易之占筮為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正如所謂占事知來設所謂遂知來物所謂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易全李簡曰數往者順謂數已往之事則順而易知也知來者逆謂預度未來之事則逆而難知也易之道無宅其於未來之事可逆睹而前知也故曰易逆數也學易康伯晉人穎達唐人俱載註疏可云唐宋以來無是說耶公本經也豈於諸家註解畧不點目耶故知面皮之云蓋亦當時之定價者矣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
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甫
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
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李筌即中為荆南節度判官集聞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
之曰常文也乃註皇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

在氣經年惛然不解忽夢為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
於世僉謂鬼谷晉侯復生也筌後為鄧州刺史常夜占星
宿忽見東南異氣明且呼吏於柳搜訪之於村落得牧羊
胡婦一子李君恠容曰此假天子也乃安祿山生於南陽
雲風李筌號達觀子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
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緘之甚密題
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
同好其本歷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因入秦至驪
山下逢一老母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
生於木禍發必克筌筌聞之問曰此黃帝陰符秘文母何

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少年從何而
知。筌具告其故。母命坐為說陰符之義，曰：非奇人不可妄
傳。曠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瓢，令筌谷中取水。水既
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還，已失老母。
但留麥飯數升於石上而已。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
有相業者，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
山訪道，不知所終。神仙感遇傳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清晨
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口銜造化
斧，鑿破機關門。五賊忽迸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
救華池源。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

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皮日休讀陰符經詩：三
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玄機一
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為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
難名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具茨雲木老，大塊
煙霞委。自願頊以降，賊為聖人軌。如何黃帝機，五得多坎
躓。歐陽詢藝文木部引陰符火生二句。以上三書及
二詩皆工詩唐人也。乃云此外絕無及之者，談何容易耶。
其區宇樂推亦非陰符中語。晁氏讀書志云：陰符經唐
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按驪山姥傳：筌仕為荆南節度副
使，鄧州刺史。與雲溪友議俱同，乃云布衣何耶。其商君開

塞書又謂司馬貞未見本書妄為之說夫貞生于唐乃未
之見而鬼生于宋詎得見之耶後宋人之敢于自信類
如此公豈有所受之耶王元美云陰符是秦漢人贗作
李公為之釋仍託辭于驪山老姥以神其說楊用脩遂謂
為筆作非也筆開元時人求徽中褚遂良嘗奉旨寫一百卷
李筆偽陰符劉歆偽周禮猶能文其詞廣安王元美作正正
復云筆之偽書何自而有耶廣安此又陳駁夫既駁楊矣
增新唐書藝文志有李筆驪山老母傳陰符元義卷注筆字少宣
山達觀子云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
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
情譎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
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言舍
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

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宋儒有過丈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惰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强。韓和非夫詩書之燔，韓子明謂商鞅矣，乃摘韓語追舊之洗垢索瘢，其亦自道也歟。

魯禘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巨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非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

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隨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着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

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禹也宋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

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
之口魯之陋儒謂倭倭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
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駢剛白牡周公之牲
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
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
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
謂曰宋無功于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
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
以宋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
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

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
不敢于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按此特增衍春秋意林及周尚書洪範說耳移宮就商非
確論也意林周說語多不載詳按本事一為正之 左襄

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樂名荀偃士句

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

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宋以桑林享君不可亦乎此

晉人語豈亦魯之陋儒耶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于周樂使工之歌周南召南云舞象箭南籥又武

武韶護大夏至舞韶箭辨曰德至矣觀止矣若有他

樂吾不敢請矣

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而季子知其終也

文公四年衛甯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之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

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

王宴樂之于是乎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

王所懷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夫季子來聘聞樂知德甯武聆賦不辭不答故

知天子禮樂魯之用也舊矣不然季子安得請觀武子謂

之肄業耶染不可不慎也孔子學于老聃孟蘧瑗叔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

啗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舉天下之榮顯必稱此二士

者孔墨之後學業顯榮于天下者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

當也呂覽春秋平王四十九年隱公元年也隱三年平

王崩桓王即位呂云惠公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則

在隱前豈桓為太子事耶世遠言湮其將何以取證乎

劉恕外紀云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

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曰劉原父謂使魯郊者在周而

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耳始魯惠公使宰讓

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其後在魯于是

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止亦始于此矣夫惠公之止之則

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用，知自用之也。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金履祥通鑑前編云：平王四十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用外紀路史修。按二書所引，皆呂覽事也。劉恕王上去桓字，羅泌以天子易桓王字，不過欲附會其事，遷就已說耳。然呂覽固在也。金氏因而載之，何耶？且惠公止之，是留史角耳。故墨翟學焉。羅云：天子使史角往止之，是留史角也。耳。周不與之，于當染合耶？楊引呂覽云：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其曰使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改易桓字，又添報字，豈亦前人故知耶？祭統曰：昔者周公且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慕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夫俾侯於魯，頌謂分封之典，賜重祭，記言追念其勲，固各紀事之辭也。執此例彼，以意逆志者耶？且成康賜魯，此載甚明，乃云不能自掩其僞。夫禮記非一人作也。豈記祭統者為作明堂位者掩之耶？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曰：初者何？始也。左氏曰：始用六佾也。穀梁曰：始僭樂也。文公十五年，初履畝。注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此經例也大雩禘和俱不云初詎
可謂始于某公耶且大雩後書螽亦可云螽始于桓耶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諸侯皆獻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家語禮運言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夫魯之
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
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祀宋二國王之後周公攝政致
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禮記無天子以祀宋後湯張
湯問曰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周天子用駢牯群公不
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董仲舒曰成王幼在襁褓
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故賢而貴之使祭以白牲

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報德之禮禮也湯
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郊祭曰周公傳成王成
王遂及于聖功莫大于此周公聖人也有祭于天道成王
令魯郊也湯曰魯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曰魯郊用
純駢牯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駢仲舒郊文公
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周公
用白牡魯公用駢牯何休曰白牲放牲也也周公死有王
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明堂位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
牲用白牡郊特牲曰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宮懸而祭以
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故天子徹諸侯僭夫周公白牲詩

禮春秋俱同而效宋為解無乃費詞耶且記于夷王以下之僭未始假借也獨明堂位乃為僣耶傳雜記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

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又魯郊禘之一證也

增春秋意林云是劉氏所撰也論非無見於觀春秋隱五年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云開羽於魯仲子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月也則知魯用八佾相習已久故曰初獻六日始用以前所未有使早惠公請而用之隱公是即惠公于宣公初獻六羽而問且疑用旋

克段于鄆

廢史當言復曰初不嘗言初故此事始以祭統為是困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

六佾亦在其內

左氏云王取鄆劉為邦之田于鄭是也杜預賴川鄆

而於意林之說稱其博而精亦失之不考矣

陵謬矣鄆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眾乎郭知玄切韻

云帝虎並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成十六年左傳云鄭叛晉晉侯將伐鄭鄭人使告於楚楚

子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鄆陵卻至曰鄭陳而不整蠻軍而

不陳我必克之國語曰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與荆人

戰于鄆陵大勝之韋昭曰鄆陵鄭地杜預繆矣常注曰

國語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去非要存事實以鄆

陵為鄭地豈亦謬乎傳云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

鄆史記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未嘗言有兵眾而用之

也夫東都石經久已無存今所行長安石經正作鄆字

公引石經豈別本耶史記段出走鄆正義曰鄆音烏古

反今新鄭縣南鄆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鄆音偃今鄆陵也

公欲用鄔字引此猶為有據乃引石經耶 郭知玄切韻烏鄔
焉互糾云 寡陋未能見之然公古音畧目載知玄集韻
拾遺不云切韻豈亦引石經意耶

冶容

冶字從人冶者銷金鐵也遇熱則銷遇冷則凝與水
同志故其意從水易曰冶容誨淫艷色美容能令人

精神銷融故曰冶容干寶易注云爾詭

冶銷也遇熱則銷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冶字從水

女之艷媚能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蟲與冶通易曰冶容誨淫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治音也鄭陸虞姚王肅作野言

妖野容儀教誨淫佚也 陸儆引衆解不及干注不

知公于何書得之 三蒼止有冶銷也 遭熱云從水五

句 魏志江式曰李斯作蒼頡篇楊雄作訓纂篇後漢

即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冶容解一也一云干注

一云三蒼將成係亥豈皆自謂影撰者耶 蟲治字詳

法苑珠林

卷之...

...

...

...

法苑珠林

...

...

...

...

法苑珠林

...

...

...

...

帝夜多神

諸葛子

...

...

魏其全五俱

...

...

...

王中以此寺碑曰稱
願微其地記唯年子

...

...

...

...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right,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Vertical column of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enclosed in a rectangular box.

Handwritten text enclosed in a circular seal or stamp.

Large, bold handwritten characters, likely the start of a section.

Main vertical column of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Bottom section of handwritten text, including a signature or date.

三卷治渚條下

勞薪

王劭奏改火疏昔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炊晉平公使視之厨果然車朝今傳以為符朗事非也詭世說云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遺問之實用故車脚

正楊卷之一終

正楊卷之二

方城本萬城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海寧周廣業校增

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本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水經注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楚盛周長控霸南土

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

萬城唐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

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號曰萬城也余按屈完之在召

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左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左定公四年吳子伐楚自豫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海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敗其還塞太隧直轅寘泥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史記禮書楚汝賴以為險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郢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即此山也史記楚世家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丘禦之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五十餘里帶甲有萬此霸王之資也國語曰桓公

用管仲即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

踰方城望汶山

管子霸形同汶音岷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谷風蔓

音萬作万非盖万本音墨万侯姓也俗借作草書萬字經

典豈應用之經典

夫齊師至陘退次召陵潁川至葉

相去無幾則服虔所謂方城在漢南者是也元凱似為少
誤楚成王時越非楚屬威王強盛不過五千則自越至葉
弘境萬里者非也道元亦失折衷然杜注之稱山名尚云
可據鄴氏之持兩端猶為慎密也今勦舊籍以自參假古
本以欺人何耶宋本文言曾得豐生於於面覲左傳古本
又對楊子於遺言編故知蒸豚烹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者矣廣集豐生謂鄴人鄴坊也

其書其歸其野本籍其出

宋景文書云云物以類聚山以類聚各不同

符子登泰山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
其亦有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
受其欺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

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矣
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
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
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苻子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明
曰周人云云今末以孔子晏嬰為證是豈真見苻子者耶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
其事甚親新但未詳其出

韓書外傳云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教者七十
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其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
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
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
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
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
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春秋隱公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氏曰春秋

之法誅首惡云云引陳恒云云不告也然則隣有弑逆聲
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胡氏未嘗有仲尼此舉之
飛言朱子誤引之耳奈何波及胡氏耶想亦未觀胡藎傳耳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
詩傳授字各有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
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也故曰翠微也
原又引左傳蜀都賦
孟郊詩以證
陸佐公石闕銘云旁映重疊上連翠微濟曰翠微天邊氣
也爾雅云石山載土謂之崔嵬使崔嵬即翠微爾雅

何為重出耶今本無翠字

篔簹

蜀名竹叢曰林篔易說卦卦為蒼篔竹古注音浪

字書云蒼篔幼竹又車籃也在陽字韻易註音即今曰古

注豈閣本耶

雉噫

揚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
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
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姐於大夫孔子遂行師

廣家語

已送之曰以師之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嘆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謂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官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楊子雉噫司馬本無雉字

廣案司馬本謂溫公集注也

又秋林伐山云楊子言孔子之去魯云云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云云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按此一事一曰家語一曰衝波傳一有論語一無之何自相矛盾也

風雅逸篇

衝波傳云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鶴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韓詩內傳云孔子渡江見鶴鵠異之衆莫能名孔子嘗聞
河上人歌云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大戴
禮注引韓詩內傳云鶴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白
澤圖云昔孔子夏所見故歌之其頭九首今呼為九頭
鳥也 文選江賦龍鯉一角奇鶴九頭注劉駒駘玄根賦
云一足之變九頭之鶴 酉陽雜俎曰白澤圖謂之鶴鵠
帝鵠書謂之逆鶴寶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迥語段成式
常見裴瑜所註爾雅言鶴鵠是九頭鳥也 此數書不
引衝波傳不知見何從見之真奇聞也

公冶長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
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灾白樂天鳥鶴贈答詩序
云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
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啣啣噴噴白蓮水邊有車
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駭之果

增此論語疏謂皇侃義疏也今新
廣集外國本皇侃疏載此
甚詳啣噴噴噴作噴噴唯文
有車翻復黍粟牡牛折角
收斂不盡相呼共啄與此小異
又云解猪及燕語侃自言出
雜書名為論釋未必可信而
古曰相傳治長解鳥語故
聊記之亦易以其不經書則
其文今考周

然邢昺云舊說治長解鳥語故係之縲綫此既云如
衝波傳之類無所於考則所引鷓鴣之歌及雉鳴之歌皆

云出衝波傳何耶

檄煙是錦侯
非一
信曉鶴言
北齊書河內張子

胥毋山

鳥鳴書卷王喬解鳥語經一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歌通厲骨毋之場骨當作胥

史記吳王救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

毋山古字胥作骨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

亦不知骨之為胥也

善曰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于江上因

禮典錄掌典鳥言論侯載廣漢翁仲善聽鳥歌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鳥者問鳴聲
聞在鳴笑曰東市聲車乘後車者相呼往食之人遺視果然三國志管輅曰鶴言東北婦人殺夫
非一

此論語謂皇仇義疏也乘那言以其不從不取其說俱屬
此

此

名胥毋山越絕書曰闔廬旦食胥山晝游於胥毋疑骨毋

字之誤也此注自明史記集解序愧非骨臣之多聞

子產之博物亦此骨字也豈待善書者方識之乎

增說元太公曰猶其人者思其胥餘尚書大傳胥餘仲耳餘耳必骨字之訛

扁舟本作編舟

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予按南史天淵地

新製編舟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

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

蠡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
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
其貞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
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吳越春秋范蠡辭王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
所適史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

湖漢書音義曰特舟也後漢書更始三年正月平陵人

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望為丞相弓林為大司馬更
始遣李松蘇茂等擊斬之所云扁舟為扁舟矣又引方望

書望豈在南朝後耶王元美引方望書末云雖鴟夷子

皮何以加焉然至立劉林作天子自為丞相卒陷大戮死

者有知能無為西川強鬼所笑以劉嬰弓林為一人誤

增梁書范蠡公傳蠡時天淵池新製鱖魚舟形滴而短焉祖暅曰帶
汎此舟去魚字改滴為狹欺人哉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陵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望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今去，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

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王元美云：揚陳之證西施，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地記云：此大可笑。夫蠡必不為此事。語見者就李也。晦伯之駁用脩，可謂夢中說夢矣。按吳地記其書見存，揚謂逸篇者，出何典記耶？余謂其影撰故。

引以正之耳元美不能逆志而云各有所出殆夢中說夢之後更實語耶

增明世蕭山居生居近西子祠嘗題詩祠壁曰紅粉漢邊名年漾落花五湖烟水澗何處浣春紗其年學使者夢少婦曰吾西施也生未入五湖而蕭山居生相長言其為吾斥之既按部詢生大驚誦其詩嘆曰詩固佳然已失寔乃令生詣祠謝已為文祀之朱氏明詩餘載其事思哉西施靈爽不靈於漢唐而靈於明乎生可而不爾則和感升卷也

列子云禾生伯子出行經涸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困學記聞三老五更按列子云木生子伯宿於田更高丘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已先言之矣考經援神契云尊



三老者父象也五更寵以度禮祭義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諸侯弟也又食三老云史記西門豹治鄆投

三老子河應邵漢官儀曰三老五代所尊也史正義云

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皆秦制也曰漢立三老五更當別有見蔡邕云更當為

叟叟老人之稱也

增鄭氏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崇祀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後世如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之類皆依舊儀仍之不依蔡說

重違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違公子盛旨漢書

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
難也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
為重大之重失之矣

孔叅抗志篇云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禮雖有爵
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
何 謂子高謂平原君或今本誤

鬼谷子

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
帝得寶鼎晁候問於鬼史區云注即鬼容區容史
声相近今謂鬼谷即鬼容者又字似相似而誤也高似

孫子畧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史記注鄭玄云鬼史區黃帝佐也 史記云鬼谷先生蘇

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為容區豈見鬼耶儀秦亦豈黃帝時

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

也又曰歸者谷名也古史考云鬼歸谷子相逆也鬼歸相近也

柳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妄言亂

世難信 今謂子畧柳子亦未見耶

不遺劉向說苑引鬼谷子知是書行世久矣樂壹謂是蘓秦
所述假名鬼谷故唐志鬼谷子注云蘓秦之書

史黃帝紀舉風后力牧帝先大鴻以治民正義封禪書曰鬼史區號大
鴻黃帝大臣也死葬琅邪鴻冢是

度穀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所出。度穀似是人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此後漢書崔駰達旨語也。曰韓子誤。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史記趙武靈王云。且服奇者志滯。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

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戰國策是吳越無俊民也。無秀才字。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故妻。擊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_子無貴鑿也。

史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公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此註自明。

伯恭豈不見之或傳寫之誤改甥者何人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記索隱曰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知武王時與甘茂為左右丞相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索隱即引為證楚策甘茂與樗里疾負

首之雉也謂茂號樗里誤史記范蠡自謂鴟夷子及今止云鴟夷子亦誤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江下數楮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辱螻蟻夜如左傳注寔安原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仰天而嘆曰樂矣今日之游也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教行而進
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
試黃泉尊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此文自
明夜字如何安置豈所見又古本耶

增萬歲夜李善文選注有之國策楊謂見國策誤也

韓非子引諺 風雅遺篇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此見韓子安危篇非諺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註誰何問之

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註解誰
與誰通與高帝誰讓項羽之誰同莊子盛鶴列於麗
誰之間誰謂出入城門而誰呵問之如今之盤詰守
關之例何與呵通

亦莊子注麗譙高樓名一作譙謂華麗而譙曉漢書陳勝傳

戰譙門中師古曰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

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謂兵車之上

為樓以望敵也漢書漢王謝羽鳴門項莊舞劍樊噲直

入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此謂高帝譙讓項羽誤

索隱云崔浩云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即官分五夜誰呵

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如淳曰何猶問也據此則何呵同矣誰與譙同出何他註乎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南中集

予觀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篇特亡其辭亦失其解及考史記張耳傳洎楚漢春秋并云趙王武臣為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王廝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

之是其事也予觀養卒有戰國策士之風太史公書其事文既奇樂府歌其事亦奇矣六朝及唐人擬作者皆似眯目道黑白雖吾鄉太白亦迷其源昔吾亡友何仲默一日讀焦仲卿妻樂府謂予曰古今惟此一篇更無第二篇也凡歌辭簡則古此篇愈繁愈古子庶幾焉可作一篇與此相對予謝未遑然亦未有茲奇事直當之也去今二十年屏居滇雲平晝無事散帙見此事思與仲卿事適類復憶仲默言乃操觚試為之以成此篇惜不使仲默見之永昌張愈光亦仲默文字友也遂作一通以寄愈光云

李子田云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楊用修引張耳傳廝
養卒說燕王事云是此卒且曰古今作者如眯目道黑白
雖吾鄉太白亦昧其源因譌一古風長篇謂可方焦仲卿
妻然張耳傳祇云廝養卒並無才人嫁為婦語曷以知所
嫁嫁者即此卒耶張耳傳非隱書古今人所同喻豈得云
通不檢此人皆眯目耶且古人作樂府多襲舊題變出
新意曷欲定掇本事耶凡此諸不可通而詩之佳否姑勿
及也此事史漢並同注中俱無楚漢春秋字假之以欺
人可耳乃首言史記何耶其詩有云春襟燕乙乙曉寢
蟲翳乙說文乙燕玄鳥也齊魯謂之乙不云乙乙也文選

文賦思乙乙其不抽善注乙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
強其出乙乙然律曰乙乙未展也今指為燕對蟲恐誤
又云黃鸝悲陶嬰蝴蝶怨韓馮搜神記韓馮事乃鴛鴦
非蝴蝶也不知梁祝肯借用否耶
增詩云湛盧失吳劍烏號亡楚弓楚人亡弓不聞其為烏號也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遂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

終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从步成前此未有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畧古篇古歲字作𠄎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成之為秦制而非古矣

史記注雖有此句詳其文義遂字屬下句詎可指此遂為歲耶白虎通曰所以名為歲者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

之歲從步者躔度可推步也從成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於戌而周天也毛居正六經正誤

增陸賈洵佳士矣虞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廵守易交辭三歲不覲繫辭五歲再閏詩七月廟日為改歲諸書果皆用秦篆耶

律書注

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律呂六取雌竹吹之

今律書及律歷志併無此注蓋雄鳴雌鳴誤之耳呂覽說苑及晉書等志俱無雄竹雌竹之事宋玉笛賦云衡山之陽見竒篠異幹良工至此曰命陪乘取其雄焉

得其雌焉遂以為笛

七始丹鉛閩錄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絕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于附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古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隸古七始作夾始蓋古人七始作來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為

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超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

漢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云五言汝聽言以律呂和五聲

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

五常之言史記索隱古文尚書作此本志自明謂注無七

始之義孟康意料之言俱誤七始華始安世房中歌也

云郊祀歌又誤其切韻云云不必辨

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黃河也折支河也湟中河也

史記高帝紀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
貨殖傳河東河內河南在天地之中既藉詩蘇子狹三
河沈注河南河北河東秦之三川郡今指定三河之
名誤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淵顏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
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
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
志南史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
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
山泉衡陽王鈞徃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
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
閣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

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
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耳不能挂龍虎所
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
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
如浮雲之肯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
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須賈見范雎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
于青雲之上楊雄解嘲云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
渠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感直造青雲何至與鴛
馬爭路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

是以策馬騫鴻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雉南史齊
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王道度傳非梁
也唐僧廣宣寄賀王起放第二
榜詩便向青雲領貢賓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
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
非也按史記漢書儀引即中候應之曰陰山東西千
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令我

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今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史記註索隱云死馬牧外接胡地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今云無解誤其歌引西河故事之誤姑勿及也

先其秭命

漢書律曆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秭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秭古算字

近俗本改秭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其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秭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命也他如斛若畫一通鑑改斛作較不知斛勣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驪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幪陳平雖美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為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撲窮紙不能數也

律歷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

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云不作祕字史記
蕭何為法顛若畫一徐廣曰顛音古頃反一音較索隱
曰漢書顛作講也一作觀小顏曰講和也未見斟字史
記蕭何為法顛若畫一徐廣曰張良傳天下游士離其親戚
去墳墓惟帳漢書作帷幄史自序傳同得非通鑑所改也
鑑北齊書慕容紹宗謂左右曰吾年二十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
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矣按蒜音即蒜物草木疏親
言髮稀少如草木之疏也蒜音團團歷即秋切故曰蒜者算也史書中但見此字
不聞蒜即算字

陸賈作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雲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
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

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鬢用陸語也花繞髻之飾
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裡
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會把風流惱陸即姜夢賓
笑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畝彌望皆植素馨花南征錄云南
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或云隱
之女其花舊名悉那名因生于素馨塚上故名陸賈
西漢初即預知南漢死女事真異人哉 嵇含南方草木
狀云那悉那木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
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谷無味百

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
與夫橘化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史記賈兩使尉佗皆廣州也其行紀安得著雲南花哉
且此特漢尚未通滇安得云云哉

史記引諺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史貨殖傳夫用貧云市門此言末貨者之資也不
云諺也漢書作諺云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又馬之當額亦曰的易說卦為的頰三國志有的盧又烏脰亦曰的南史侯景陷其臺城童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

易為的頰解曰的白也升庵全經詁志之耶三國志注先主馬名的盧爾雅的頰白頰今之戴星馬也額有白毛謂之的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棄棄市三國典畧曰侯景令飾朱雀

門其目有白頭烏萬計集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
還與吳南史作的脰今以馬額烏脰為的誤若如其說
則幽明錄云華隆犬號的尾是的又可為犬尾矣

東方朔傳引古語風雅逸篇賦亦曰白頭烏拂朱雀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漢書本傳故曰水至清云云文選無故曰字未必古語也若以故曰字為古語則前有云故曰時異事異何

不表出耶 韓非子隍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不詳

武帝賢良策引古語

良玉不琢

董仲舒傳制曰夫帝王之道豈豈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以輔德今曰古語何遺下句耶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來歷無草草即阜字从掌草从早艸字可
染阜也後借為阜隸之阜歷解為槽檻之歷言其性
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漢書云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
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碣齒之地無草者几千里而至東道據
歌中上下文意馬尚未至安得即說槽櫪之具梁見何遜文云包隸之包
將用控此馬乎殊不可曉西河舊事曰唐武郡有馬蹄谷漢武帝聞
大宛有天馬遺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漢武為賦天馬之歌云胡馬
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驟首而馳晨發京城食特至燉煌北塞山
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為候馬其俗號曰天馬徑觀此天馬之性
其安馴有如此者

蝦蟆陵

白樂天詩自言今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
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
齊已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國史補曰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諺訛
為蝦蟆陵志云常樂坊內家東有大塚俗誤以為仲舒墓
亦呼為蝦蟆陵曲云中出美酒京都稱稱之韋述兩京記
亦以為仲舒墓又國史補云林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

冝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為
檄燐陵爾

約法三章

漢書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抵
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

困學紀聞云漢書帝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
入京師約法十二章條蓋倣此語而失之不用脩之言蓋本此耳
漢天文志漢王入秦與秦氏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
義矣文紀宋昌云漢興除秦苛煩約法令德惠久自安刑法
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云蠲削苛煩此民大悅

其後兵革未息三章之約不足以禦奸又云漢興之初雖
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
高祖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紀漢明帝時楊終上疏云
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後漢章帝後有
輕侮之法和帝即位張敏駁議曰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
高帝去煩苛之政法為三章之約安帝時尚書陳忠寬
尹次史玉殺人之罪應邵追駁之議曰高祖入關雖尚約
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後漢王充等論三章在全貴
取能約荀悅漢記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及盜抵罪又云高祖入秦約法三章號為寬畧

郭冲五事云法正諫諸葛云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民
知德孔明注世說云魏顛初宦虞存朝之曰與卿約法三
章符健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乘心政事晉
宋書云蕭道成馳檄數沈攸之罪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
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梁書袁昂謝梁武啓曰幸約法
之弘承解網之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
約魏刑志北齊書樊遜外中紀號對曰使百姓一覩六軍
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約法武帝詔曰漢王約法
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調漢高以三章之約法以
慰秦人隋刑志唐書將軍王之榮殺其縣令肅宗將宥之

韋陟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殺人者生恐非所宜
按約法字兩漢書皆同相去不遠其得于傳授者必真也
漢紀復無耳字更章明甚故晉宋隋唐史冊中亦相承無
異今特標立異說謂是何理豈前人俱誤耶近見刻史記者
又尊信表章之以誤後學豈於前諸史畧不經目耶
增魏志陳橋傳云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

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

陸賈

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故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其目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

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史記衆其異同聚為一書號為春秋後語史通文心銓賦篇云漢初詞賦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才畧篇云漢室陸賈首發奇采孟春而選典故其辨之富矣賈所著楚漢春秋孟春賦也云後語感春誤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嬖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

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
此事可畫可歌賢于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
矣

漢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莫年老
以公主妻其孫岑陁公主死漢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
主妻岑陁之死翁歸靡復尚楚主初楚主待者馮嫫能史
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
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
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降漢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
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詔立烏就屠等皆賜印綬

廣案前說漢記作馮夫人之錦車

持節曾以福烏孫就屠為小昆彌而立元貴靡為大昆靡

歌何耶

嚴子陵

范曄嚴光傳以光為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學光
武何嘗至餘姚哉曄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到郡
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
皆未還中其如童子儀嚴子陵等延皆待以師友之
禮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文有嚴
光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

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

高士傳光餘姚人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乃變易

姓名隱迹不見同書紀云光武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尚

書光傳子陵與光武同造學乃去一游字云光武何嘗至餘

姚謂文叔不至餘姚似也光獨不可之長安耶始末密漢紀任延傳延

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及到先遣饋禮祠延陵李子時避亂

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列皆聘請高行如

董子儀嚴子陵等故待以師友之禮夫季子吳人傳云饋

此云先詢豈札猶存耶光為餘姚人本傳自明乃去會稽

頗稱多士之句指為僑居何耶漢書梅福九江壽春人少

學長安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居家嘗以讀書養性之

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頡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

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童子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卒云

漢地里志會稽郡縣二十六其一曰吳注周太伯所邑則

福于會稽為吳市之門卒非耶今紹興之會稽也云娶福

女因居會稽然耶夫福棄妻子去矣豈獨携女而行宴

姓名矣誰復知有女妻光耶且光之避亂當王莽之末延

之禮先在更始之初福棄家去則平帝時也相去已二十

餘年計福固已老矣可必其有季女耶金石古文公所

輯也古蹟遺文既有子陵碑何為而不收入耶又云碑與

是果相合

延傳相合否耶蓋亦與文郵字意耳

增陸廣微共地記云蛇門春申君造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辟王莽亂稱得仙童妻子易姓名有人見福隱市卒即此門也蛇門今在

蕪州

漢書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注沙土白幕今按幕漫也西域傳難覓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

沙漠沙幕兩音

漢書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注沙土白幕今按幕漫也西域傳難覓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

幕如人面如淳曰幕音漫漫韋昭曰幕錢背也靈棋經十二棋子皆陰謂之純陰漫然則漫幕同義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注此匈奴漫地崔浩謂之河底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幙可依字讀義無爽今按京師謂錢背曰漫音見呼帳面曰幙子則沙漠與絕幕作漫莫兩音皆通詭

西域傳罽賓國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以金銀云如淳曰幕

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以罽賓為難覓以兜為覓

誤亦无韋昭注武紀絕幕應邵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瓚

曰沙土曰師古曰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又按紀元狩四年衛

青將四將軍出定襄至幕北圍單于元封元年遣使告單于曰何但
亡匿幕北寒者之地為則南界為是蘇武傳李李陵置酒賀武
歌曰徑萬里兮渡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下原無注復為自注何
耶此韻會古漠幕字通用幔或作幕唐李遠靈棋經序以
十二棋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無純陰漫之說

京相璠地記曰幕音吳和神而曰神字順也氣與幕
辭今人初神對亦曰神下亦字氣是無與今卦
曰到萬里兮渡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下原無注復為自注何
十二棋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無純陰漫之說
正楊二卷終意曰幕音吳李李陵置酒賀武

正楊卷之三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為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
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

雲岳即雲氣山岳也

其謝承後漢書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

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

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此謂雲岳復為之註何也

梁劉孝威啓昔紀亮所隔惟珍雲母

陳弘周正啓昔琉璃見重雲母珎珍

增漢書王莽當引雲母屏風非親近莫得見

既藉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
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
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
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
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
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
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寔有此人乎乃知
讀書不詳考深思維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

不免失之况下此者耶

詩話補遺云阮藉詩西游云經過顏延年注趙飛

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李李欵延之之

博尚有此誤馮少洲詩紀並載

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

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

未等因天變切諫永疏云掖庭獄大為亂阱滅絕人命主

為趙李報怨

班婕妤傳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

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

其後趙飛燕妙如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於前
叙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於長
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
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據此則子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讀俱差何
用笑延之乎
何並傳並自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陽翟輕俠趙季李款
不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

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敕曰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
其頭以謝百姓吏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縣之

謝靈運景隆法師誄云生自豪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
解絲竹誄絕響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
弥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又云生以意忝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
據此趙李與程鄭並言則非陽翟可殺之趙李也王元美
云嵇叔夜詩西游存云經過注謂李夫人趙飛燕大誤或

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為趙李報德復怨注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楊用修又言即趙季李欵然二人皆陽翟大俠為何並所殺未審孰是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殖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

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為璧飾也

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為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為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此樹即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三輔黃圖亦載

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樹而葉細玉人謂之玉樹楊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后左思以雄為假

珍怪蓋未詳也隋唐嘉話長安記亦載

六月窟日域

楊子雲長楊賦西壓月蝕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注以

為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氏窟月窟即指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容威服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月氏一作氏又作月支唐人僑置羈縻曰氏州氏音支樂府有氏州第一氏州第二即此地也併附著之

顏延年詩月窟來賓日際奉土注窟窟也陶弘景水仙賦東卷長桑日窟西幹龍築月阿南齊禮志月域來賓日際奉土隋樂志北齊皇夏詞月軌咸梯岫日域盡浮川唐祭神樂章云色含日域牢籠月窟昭明大法頌西踰月窟東漸扶桑

據此則月窟自明李白天馬歌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非用此月窟也又云日逐單于單于豈居東方耶王僧孺與何遜書腦日逐髓月氏

金虎

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於宮隣卒於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為說

薛綜曰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隣金虎宮隣金虎言小

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隣貪求之德堅若金諛謗之言惡如虎也

觀註薛已註在前矣豈善不知而謬自為說耶

大鼎金 李崇傳引語

穀弩射市薄命先死

後獨行傳王莽命劉咸強召李崇崇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如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崇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

此云引語誤

古諺古語載籍通引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後逸民傳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言相抱而泣

趨而過之植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

鱗云安所雖泣何及乎

未嘗云諺及古語也

天祿渴馬 札林伐山

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

烏灑路

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為馬即

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

天祿辟邪眠莓苔也

又云一角為天祿兩角為辟邪

二說互異何也

瑞應圖曰天麋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黃鍾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墓旁有两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麟分鼠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立名伯樂子執馬經畫樣求馬盖尹神童戲語也見朝野僉載乃即謂蝦蟆為天祿何哉

管輅

弘明集知察舞鷄文分封蟻下句管輅事

其梁湘東王簡文帝法寶聯璧序云我儲君崇邁宣尼道高

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下蘭之頌知察云

異苑云魏武時南方獻山鷄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取大鏡着其前鷄見形而舞不止遂乏死

東觀記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輔曰蹇艮下坎上山

出雲為兩蟻穴居知兩

此正引二王事曰管輅事誤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書斷云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初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

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瘦亦各有君嗣

之美也

今以德升為景升大誤

增書斷又云後漢潁川劉德升造行書即其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聞流行故謂之行書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此著名者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是後漢義之藏之並造極焉

甄字音

說文甄陶也从瓦聖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己名音叶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也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後秦諱苻堅隋諱楊堅皆暫避其音

全文見莊季裕鷄肋編蓋甄履舊譜妄說耳

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宮井
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恠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
傳國璽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
者以投井中
此吳志所引吳書也堅何嘗以甄與已名音叶為受命之
符耶江左諸儒為吳諱改出何典記耶
裴松之云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
而潛匿不言此所謂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也吳史欲
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孫皓降晉何得
寶藏之而獨送六璽耶

張華女史箴云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
茂先晉人與吳同時豈亦為吳諱耶

范書光武贊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略緯文

蔚宗豈秦人耶又豈預為隋文諱耶

會昌一品集武宗真容贊爰命彩績載模天真聖作物觀

禎祥以臻宣光孕靈虞熙載甄德裕又誰

孫奕示兒編甄有二音學者皆押先字韻及真韻反未嘗

押此皆相承之久信耳不信目之過也

按唐何超晉書音義云洛書甄曜度裴秀甄樞舊文山濤

甄拔人物及左甄右甄字音堅甄衛之家甄德遣婦生來

哭人并州將田甄。姓名字音真是甄字二音之辨也。在前人皆互用之。乃專據堅音誤。其甄陣之音。以何令升為揚正衡又誤。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葛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清。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痛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無蒲元別傳。見太平御覽刀劍部中。廣記不載。豈閣本耶。

周水性不同。如悉唐制。角畔怯腐手。云俱剽路史說也。別曹論乃譏其貪博而忘精。烏惡知非有盜憎主人。抑何甚哉。

鍾繇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魏名臣奏王朗節省奏曰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云云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此見魏志朗傳注

魏自有書魏志非魏書也云鍾繇傳誤

倉舒

曹操幼子倉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魏志云冲亡後操哀甚言則流涕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

原傳云女早亡時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遂止曰古本何謂會葬之二語史前後無俱譏辭其所合葬亦不止求原女也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引注亦誤

莊尪尪从九

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塵里士女滿莊尪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尪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酋為是又說文尪達从九从首九達道也似龜背故曰尪

从九首一道為一首與馗同義而異音馗从首馗从首今人不識馗字皆从首誤矣此見王粲集古本最可證今本多作馗非也

善註曰韓詩曰肅肅兕且施於中達爾雅云六達謂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

五臣作馗音仇良曰鄜莊馗皆道也

選注自明曰古本何耶韻會支尤二韻通作馗

探情以華

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觀微知著本史記律書情核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

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白觀書所以貴乎博證也

一史記律書云雖妙必勤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正義曰妙謂微妙之性也効猶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妙之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必須程督己之情理然後研核神妙之道乃能究其形骸辨其成聲故謂明矣

觀注情屬効讀道屬華讀若情核其華為句則不通矣者明亦不云著明矣

仲宣贈文叔良詩既慎尔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觀著知

微不云覩微知著也注云華喻貌亦不云華者貌也

吐金鳥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昆明今為雲南服裡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夷徼亦不聞也段式之好張虛大之言其著酉陽雜俎亦似郭子橫洞冥記唐人杜陽雜編全構虛誑殊無一實也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以欺侮中國如秦蜀金牛云是乎

嗽金鳥吐金屑名避寒金見拾遺記非段柯古好張虛大

也今日吐金鳥避寒鳥似亦欠審柯古名成式曰式之又

誤

碧桐杯

枕林伐山

唐人碧桐杯詩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輪困如象鼻瀟洒絕青蠅

酉陽雜俎云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毅三伏之

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

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困如象鼻狀喻之名為碧筒杯

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

此復引用之而不著所出何耶簫作桐亦誤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則為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車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荅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為韻云。

魏略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南歷縣令，遷為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

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魏志：則先賜爵關內侯，進封都亭侯，徵拜侍中。

夫則為侍中，茂為冗散，可戲則無車耶？則語自明，乃云韻語，故耶？誤耶？抑未見原本耶？

晉書云：孝武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清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

宋書明帝多忌諱，袁粲初名愨，孫反語袁愨為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

南史齊文惠太子立樓館鍾山下，號東田，東田反語顛童也。武帝于清溪立宮，號舊宮，反之窮廐也。右反語見史籍。

者不能盡載茂語可反重較耶

王元美云虎子襲器也以虎子對鹿車意非謂重較反語也晦伯辨之更不明

余正用脩誤云反語耳元美謂其不明豈亦未見諸史反語耶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鏞釘鹿蠡近何子元餘冬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

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疏云屬續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祆酋震懼遽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

灰釘事揚用脩引餘冬論證其非謂曹爽求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云云按王凌既降未測懿意故乞棺釘與之乃仰藥死曹爽幽處第中糧盡告急於懿懿給肉米糗餼且以書慰之大喜過望未幾獄具夷三族今以灰釘事歸曹爽抑何舛也

餘冬錄辨談苑云魏畧王凌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用此事故有請之云而商隱亦有

望窮之云其以棺為灰灰與釘皆闔棺之具商隱承用之具正凌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者何以請以望為哉

此說自明楊誤以為喪耳乃謂其舛何耶

隋安德王雄慶舍利感應表云釋提事耶請灰之後育王建塔

以來廣弘明集請灰豈用釋提事耶

禮升菴集又看云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殊適軸之疾已消本考樂子而會合之此李商隱所引之祖也以此蓋未得錄冬錄時見解如此

與王導書

溫太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

舌

此通鑑晉明帝紀語也綱目及胡三省註不證其誤而公

復以為赤牘又誤矣

晉書溫嶠傳云王敦表溫嶠為丹陽尹嶠既得還都乃奏

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搆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

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導書曰太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

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與王導書

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乎用為宰相乎足

下自謂遵養時是乃遵養時賊也

晉書曰郭默矯詔殺平安將軍劉胤侃上表討默與王導

書云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殺宰相便為宰相乎尊魯
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地
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尊魯時晦以
定大事者耶侃省笑曰是乃尊魯時賊也
合二事為一書誤

瓊寢玉簀

執林代山

劉聰以婢為后王鑿諫曰不可以汙玉簀而塵瓊寢
載記云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劉聰立為左皇后王鑿
等諫云縱沉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况

其家婢耶

宋今直以為婢且增玉簀何也

晉陸抗

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為我三公是天下為無
人唐鄭祭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
異矣

一此陸玩之言也抗三國吳人今以玩為抗誤

又尺牘清裁與王丞相書玩作琬又誤

酒酒酒茗柯山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芋，蓋假借字也。又簡文帝曰：劉尹茗行有寔理，茗行亦茗芋也。今本一作茗柯，于义不貫。餘錄

異晉書作酩酊，此云作茗芋誤。

晉簡文公劉尹茗柯有寔理，注言如茗之枝柯小實。

非外博而中虛也。

私林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合二條觀之。膚立者茗柯之反也。

宋有謠曰：臻蓬蓬，外頭花艷裏頭空。正可對茗柯。

此世說之語。注柯一作打，一作行，一作原無定字，何嘗

有解，豈又古本耶？

宣政雜錄云：宣和初，收復燕山，金民來居京師者，其俗有

臻蓬蓬之歌，人皆喜而效之。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

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城

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月二聖北狩。

此歌云花花無艷字。

一本假為注語，一云于義不貫，已既自相矛盾，乃復改

易成說，遷就已意，掩目捕雀，竟將誰欺耶？其云偽書誤人

得無自道也與哉？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云云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准發冢，得古文數百篇，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荀勗傳云：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云云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衛恒傳四書體勢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

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恒云：最為工妙，為字言也。乃指為小說，何耶？以恒傳恒傳，不為勗傳併誤。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寔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

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
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
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
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遷共
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
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
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
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
其覽之哉。

世說品藻篇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注中俱載前文末

云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閔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
年五十為首。

今云宋人石刻豈容齋所載頭責子羽文意耶。

隴西處士王嘉

隱居倒屣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
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
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
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
冠遊方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知而移於
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恠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偽蘇註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安外偽書誤人切西縣故對嘉興書也其書全劉子玄曰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用驚愚俗卓哉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偽蘇註盛行於時殊誤學者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况下此

者乎

拾遺記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

公所引用具列如左

瑣語云水涵萬物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子華子語也引用之而匿其名何哉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烟霧

拾遺記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

施鄭旦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

之別名

吳王目之若雙鳶之在輕霧

杜陽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

搖光不能過也

所引合二事為一想未見正本耳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

色如火波濤灌蕩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賦

所云陰火潜然者也然李善及五臣註皆不引之

商芸小說云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

體何如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泥封記使玄龜升其

上此封猴之始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

香雲香雨

兩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元微之

詩兩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

香流水

拾遺記云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

或十數里駁駱如錦川扣之則片片蒼蒼然雲出俄而遍

潤天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四時变化有神龜出爛

石之上此石常浮于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肺

燒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此謂雲雨無香誤

若云偽書誤人則陰火潛然固嘗引之以病選注矣
子年神竒先覺非遊方誤俗者見晉藝術傳

香而木與謝安石書赤牘王右軍

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常與安石東遊山海願養閑
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
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依陸賈
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分甘帖王羲之

諸君子孫遊觀有一味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晉書曰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

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汗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

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

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

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

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

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

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

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前人名差誤後剪截欠通諸所引證詎可憑耶

宗少文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宋書曰宗炳字少文高祖領荊州辟為主簿不起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置潛處考槃未至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屢徵並不應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吳越春秋范蠡既去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

今日晉帝何帝耶蠡去乃為鑄金何得云聞聲耶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敕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漢盜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源

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

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既謂其虛誑又取以證者何耶

南史義陽王昺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擲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魯^給帶盧循紫擲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擲讀者多不知紫擲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擲擲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鞞中官紫擲外官絳擲蓋戰裙之絡繫也

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楮繒使魏元日作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即指此也

南史宋書昺及子勛本傳並無紫擲字

宋景和中討義陽王昺六軍戒嚴應須紫擲左右欲營辨

王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擿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
烏南史王琨傳

廢帝子業為壽寂之所弒鄧琬為子勛傳檄京師明帝遣

邵宰還荊州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勿解甲并奉表勸

子勛即位郢州及聞明帝定大事即解甲下標繼聞襄陽

不怠而顛又響應琬傳

玄光論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紫擿孫恩孤未詳也

晉與服志袴褶之制未詳云云曰職官志誤執林伐山又

以紫擿出梁書職官志梁書有志否耶王千頃

南史梁楮絹同陳伯之降魏亦非使也梁書

石城樂 詩話詩紀亦載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慕

容攀牆視慕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當表出之

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

為竟陵群郡於城上眺矚見群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

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

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其二篇云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

感即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慕容垂歌晉書載記云慕容垂本名缺尋以讖記乃去夫
以垂為名慕容雋僭號封垂為吳王太元八年自稱燕王

其二章云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願作墻裏燕高飛出墻外

以上俱樂部所載此云誤

通志情人桃葉歌亦曰千金意不云碧玉歌也

梅根治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治探懷悵往事意滿辭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烟孟浩然^水溢梅根治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為

野也

揚州記云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寰宇記宣州有銀冶今廢庾信枯樹賦云北陸以楊葉為閩南陵以梅根作冶南畿志池州有梅根河源出九華山會於五溪支流入於江銅陵縣有銅官山有泉冬夏不竭可以陵鉄烹銅因改為銅官山嘗於此置場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叙阻潮一本作假楫

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游江中以紅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緯鑰石爲篙足篙傍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恠乎金蓮步地也

此子詩話所載何渚不作冶耶南史何尚之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可云渚渚耶浩然夜泊宣城界排律中火熾梅根治不云水溢也曰梅冶烟曰火熾梅根治則冶中之烟冶中之火也今日野豈

燒耶

蠱冶通用

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艷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韞詳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

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廣記繁富人難遍閱故每借之以欺人耳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率出杜撰人有質之

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七修類
蒙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

西京賦良注曰盡艷美也

南都賦注良曰盡媚美容也並無治字

廣成頌田開古盡注音治不云古字

夫一治字也欲野則野欲盡則盡為子字者不亦難乎使
公治長有知又將有用修大橫之誦矣

瓊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
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曰天碎碎墮瓊芳

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晉朝雜事云大康七年雨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元二十

一年正月雨赤雪於京師可云無赤雪耶選注善云瓊赤

玉也瓊樹恐誤已先言之矣

詩木瓜報之以瓊琚報之以瓊瑤報之以瓊玖毛氏云瓊

玉之美者孔安國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丘中有麻

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什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

錢氏曰詩言玉以瓊者多如著瓊華瓊英瓊瑩木瓜瓊琚

瓊瑤瓊玖皆謂玉色之美非玉之名也

許叔重曰瓊赤玉也然木瓜所謂瓊玖玖乃黑玉亦非赤也反騷精瓊應靡劭曰瓊玉之華也

張融海賦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為奇也

南齊書思光傳中具載特字句脫落難讀耳何以惜其不傳耶北堂書抄無海部二句見藝文類聚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為能賞音為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

批點故也予謂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點詩首云詩至文選為一厄五言盛於建安而勃率為甚此言大本已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自出予嘗謂須溪溪乃開剪裁羅段鋪鋪客人元不曾到蘇杭南京機坊也

前引北堂書抄惜海賦不傳公自謂開鋪客人耶到機坊者耶

答劉繪書

沈約 赤牘

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中即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况文憲王冠

冕彛倫儀刑宇內自非一代詞宗難或為此約閣開
鄙人名不入第剡詞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
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繪請沈約為竟陵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後竟為之今
文選有此碑文當以此入補註

此沈約答樂藹書云答劉繪誤

自文選有齊安陸昭王緬碑文無竟陵王碑也謂當入補注
不知寘之何所

南齊書文獻豫章王疑也文宣竟陵王子良也以文宣為
文獻是又以德昇為景昇也以獻為憲亦誤子良傳故

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文選有任昉竟陵王行
狀又非休文也

梁武帝父子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梁簡文詠
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二讖

南史賊臣侯景傳云簡文寒夕詩云雪花云又詠月詩

云飛輪云後人以為詩讖謂無蒂者是無弟不安臺者

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謂梁

武父子誤

和南

六朝及唐初稱和尚為和南。今法帖中有此語。觀者不解也。禪林鉤玄

弘明集習鑿齒與釋道安書鑿齒稽首和南云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李交州焱與釋道高難佛不見形書云伏願大和尚垂懷

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李焱和南又與道明書李焱和

南云願大和尚垂納亮歎

廣弘明集徐陵諫深法師罷道書言必闍黎和上書輒致

敬和南今以和尚為和南誤矣

東山雲上卷卷之七及之略書下下之略書月五初竟刻王

僧家謂合掌作禮曰和南禪苑清規

法苑珠林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漢婆南要律儀翻為

恭敬善見論翻為度我

弄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衙衙又作徯徯

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弒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

南方曰弄北曰徯徯弄之反切為徯徯也盖方言耳

南齊書云鬱林王昭業字元尚蕭鸞使蕭謹引兵入壽昌

閣帝行至西弄殺之無注

鬱林名昭業海陵名昭文餘錄總錄俱無業字大誤升菴集亦無業字

胡三省通鑑注丁度集韻曰弄厦也屏也亦作屨說文衙
行貌魚舉切又音牙衙通街也徒弄切

增升菴集又引南史東昏侯過越城西弄宮中別道如承卷之類也忽辭林忽東昏早
竟何人耶極南齊書南史齊書林東昏過越皆不言在西弄

兀即秃字厄言

梁書侯景傳載寶誌公識曰兀尾狗子始著狂兀與
秃同从元去其上畫最有會意之旨

梁天監中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南史同今作兀尾
謂與秃同豈介甫字說意耶

大鳳譚苑

通史繳大鳳於青丘戮修蛇于洞庭大鳳作大風內

典引古識記鳳凰逆序蒼之舛度注鳳音梵鳳字當
作鳳從馬非鳳皇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
錄亦誤從之今特止之於此

淮南子云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大風
風伯也

梁武通史採異蕪累撰次無幾殘缺遂多通史

據此則通史似即不行矣乃遺淮南而引之耶

皇帝受天眚命四海樂推于時鳳裂序蒼之舛度乃選

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圻乃緯九藪而止之是以

天德一于以上地數二於下廣弘明
集二十

鳳凰云簡文大法頌序語非引古識也鳳注云梵音亦

非音梵也集韻凡音沫部內無馬字

嫪古音余

嫪說文云姻也要雅倡謂游婿曰姻嫪韓退之詩感物增戀嫪聲類戀惜也

韓荐士詩念將決烏去感物增戀嫪廣韻嫪恪物也史嫪毒注音流說文士無行者曰嫪毒

梁劉杳傳有要雅五卷舊唐書已不載其名獨公家尚藏其書耶史称杳博綜清儉自居毋憂便長齋蔬食孟端士也書名要雅乃載此鄙褻語耶

正楊三卷終

正楊卷之四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苾席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克國用魏武遺女皇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繡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紗蚊幃三齊苾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苾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苾字

字書苾音仙草名似莞何云字書無其字

答廣信侯書

晉安王

仰承縱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不返有會昔言牽物
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

明集

此寘之晉明帝陸琬劉琨間蓋見有晉字耳

與東宮官書 王規 司空王昶

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寘

俊人也一淋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杜陵詩淮海維揚

俊人本此

梁書曰王規卒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令曰威明昨宵

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云云斯寘俊民也云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

此梁簡文令也今日司空王昶見三國魏志何氏語林作

昭明誤王元美尺牘因之亦誤

書曰俊民用章

國策武靈云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

此所引南史中節文避唐諱改民作人安得子美之詩為

出此耶

江淹雜體詩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則又前於簡文矣

灩澦歌 詩話

灩澦歌云灩澦大如撲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
浦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為梁
簡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
故涉瞿塘者則準灩樸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
桂浦作桂楫非也

此引通志而誤者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
孤石名淫豫石江水東迤廣峽豁乃三峽首之也峽中有
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沂所忌國史補曰蜀之三峽
最號峻急四月五月尤險故行者歌之

此樂府所載未嘗以為簡文作桂浦亦非作桂楫也今云
俱誤

鸚鵡洲

王僧虔傳侯景寇夏首有龍五色入城前鸚鵡洲水
中

梁書王僧辨傳云僧辨攻郢入羅城有龍自城出色光耀
入城前鸚鵡洲中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後魏書云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州取水以供膳焉明鳴之誤酉陽雜俎已載之矣

狐疑馳預

梁黃門侍郎明少選曰狐性多疑馳性多預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即馳也

此語惟見酉陽雜俎輒以馳為猶恐亦難據

郭璞曰馳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鼯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度無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又說文隴西稱犬子為猶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漢書作猶與

增老子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則猶豫的是兩物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些方便吹箇

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艚野人相傳以為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駒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隨以風兩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媪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苜母初生認禁烟苜母

北地寒食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

鄉閨涕淚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

吹箇船兒倒轉孟婆宋汴京句苜母孟婆正是的對

邵桂子甕天解

語別尺會錄

謂風也

徽宗既內禪尋幸淮浙嘗作小詞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且與我做些方便隆祐保佑之功蓋識於此諺語謂風孟婆非也段公路北戶錄云南方祀船神呼為孟姥孟公

雲麓謾抄

齊使李駒駮至江南問陸士秀有孟婆曰江南是何神也

士秀曰山海經帝之二女游於江郭璞注天帝二女尊之

為神由此言之則孟婆也以天女尊之為孟猶郊祀志以

地神為泰媪也駒駮曰僑南之辨無以加焉謬歎見蕪

按此云尊之為神不云風兩自隨也引之而遷就以證風

誤漢書媪神蕃釐陸云泰媪亦誤

二唐書

五代劉餗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
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故不知其優劣余觀姚
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俱備千
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則剪截晦澁事既往文又不
通良可慨也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
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於左二書辭
新唐書姚宋傳贊曰姚崇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
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以施行信不誣已

困學紀聞云宗十事見開元昇平源通鑑不取
通鑑考異云昇平源人假吳兢所作故不取云
今數書具在可得云耶

選詩補注

劉履作選詩補註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為君
駕格澤呈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云獅
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材
學究之欺小童耶甘氏呈經彼不點目諸史天文亦
當觸手臆說若此何以註為

據此譏評劉氏自視前無古人矣如二唐書優劣之辨不

知於前數書亦曾點目觸手否耶大人賦注格澤氣如矣
星也補注格澤說文師子一名白
澤疑即此也無白格相近二句

石有赤心

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
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
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益此事
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
舊唐書云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
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李昭德叱之曰此石赤
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新唐書同語林

亦非異書也云日知誤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
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
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
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
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
他獨恃告許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
姦者與殺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

鞅自不能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索隱司馬貞所著非承禎也。

索隱曰按商君書云。今云未見妄說何耶。

又鹽鐵論商君明開塞之術為秦致利成業淮南子商鞅之啓塞注啓之以利塞之以禁

則開塞俱寔字也。乃云第七篇塞矣。開之不類。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風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掉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時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紫雲明之中吳紀云

唐人劉綺莊為崑山尉。研窮今古。嘗分類

應用事。注釋于下。如

六帖之狀。號崑山編。今真書尚存。不言大

歷時人。

綺莊大曆時為崑山尉。作崑山編。中吳紀聞

綺莊善樂府。嘗守藩服。與白敏中。崔元式。常琮。相知。宣宗

時人也。唐詩紀事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

桃花行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

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頲東望。春

乙可憐。一篇迥出群英。矣。予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

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水蘂花無數開。丹

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

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

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選此者，未之見耶？不識之耶？

景龍文館記云：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群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敕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

文苑英華徐彥伯詩也。何謂不知作者名耶？又謂最後小臣及諸作皆廢，亦誤。

劍門詩

予往年過劍門，關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

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尔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於此。

此詩品彙本集等多載，橫空峻一本作盤空度。今云諸唐詩皆不載，何也？

唐詩紀事云：帝幸蜀西至劍門，題詩曰：劍閣橫雲峻，云

至德二年，普安郡守賈深勒石。

出開天傳信記

苦水變甘泉

李錫之蘆城令變苦泉為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出

沒顯伏皆地脉之異，有所產歟。

白集錫為虞城令非蘆也

襜褕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襜褕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
襜今本皆作短褐襜音豎二字見列子

杜詩注引漢書貢禹襜褕不完茲云宋元尚豈今所傳皆

古本耶

列力命篇衣則襜褕食則粢糲注楚人謂袍為襜有作短
褕者誤公今本之說豈假此以愚衆耶

李白

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

人是也讀書於康山康山亦在彰明杜工部寄李太
白詩所謂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晏元獻公
類要引此詩今人不知乃改康為匡廬山且太白在
廬山亦是寓居何得言歸來乎譚彰明唐之昌明
劉全白太白墓碣云太白廣漢人蓋唐世彰明屬廣
漢郡故獨舉郡為稱耳上

唐詩紀事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太白本邑人徵時募
縣小吏棄去隱居戴天大匡山依潼江趙蕤為縱橫學益
州刺史蘇頲見而異之

此蓋公之先着鞭者廬山疏辨其淺偽按太白寄趙蕤詩

故人不可見非與師語與裴長史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
白於路中投刺非刺史也

舊唐志漢州屬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因之昌明屬綿州

不屬廣漢通典

東林在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注梵宮荅從姪中孚

序云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字中字禪子及青蓮

居士李白也

容齋二筆云杜贈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

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引杜田杜詩

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

蜀之彰明唐蜀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

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見存其宅在清廣鄉後廢為僧房

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

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李集首載范碑凡

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

還廣漢因僑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

者偽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

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

誤當以范碑為止

謝顯廣福觀碑云威烈王以安車牙匡續續僊去惟廬存

因命其山為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
圖經云廬山五老峰下有李太白書堂太白云予行天下
所游覽山水甚富俊偉詭特鮮有能過之者真天下之壯
觀也遂卜築焉它日將歸中原猶戀戀不忍去指山而天
之日期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翠壑尚其鑿之
廬山疏太白書堂在青玉峽西一里所
登五老峰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瀑布詩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贈王判官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題云時余隱居
廬山之屏風疊

觀此匡山為匡廬無疑可補容齋之說

案宋人避太祖諱都有改匡為康者元獻類要正坐此遂以為康山可乎

又地輿圖匡山在江西南昌縣北
西望彭澤縣南望都昌縣北望
此山在南昌縣南今匡山在流
上集李白家世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叙云白家本金陵世為古姓
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
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
巖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書謂白為隴西人。唐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彰明。以相如為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於廣漢。為蜀人無疑。

上裴書。白家世金陵。云奔流咸秦因官寓家

按此原有咸秦字。今止云奔流寓家。蓋遷就己說。謂非隴西也。故知掩耳盜鐘。呂氏非為虛說。

又與韓荊州書。白隴西布衣。流落江漢。贈張鎬詩。本家隴西人。作賦凌相如。

范傳正誌。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云新唐書因

之。公引誌中語。謂附見白集古本。此以唐書為謬。何哉。且公以相如為鄉人似也。乃云少長江漢。蜀之彰明。江漢盡彰明地耶。

又送從弟嵩遊廬山。云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游雲夢。酒隱安陸。今觀地圖。雲夢在蜀東。偏白果蜀人不得云南游也。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

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止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近於邛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舊唐書元稹杜甫墓誌云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南部新書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隱徂徠山號竹林六逸天寶初游會稽與吳筠隱剡中唐同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見存焉按元劉去太白不

遠或當不誤

統志濟南流寓白蜀人唐宗室客游任城不引杜詩也燕說寡陋之誚豈又別出閣本耶

樂史序本集具載併無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之事傳正新碑杜田既欺人於前代樂史集序吾子復作偽於今時故知心勞日拙寔繁有徒矣

晉書元稹杜甫墓誌云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陣車兒即且須縮有識之者

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乃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慙鼠獄智乏鷄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晉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鷄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

宣室志云元和十三年裴度擊吳元濟封人濬城濠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為銘曰云有一卒辨之度擢為裨將

此止云石不云碑曰銘不曰謠也所引二句唐丁用晦芝田錄序語也亦非宋人四六

綱目減字

厄言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一字而云知之為之昏蓋誤以婚姻為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為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綱目云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
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之于裙帶大怒諷酷吏羅
告族誅之

通鑑云知之為不昏綱目去四句云昏惑之昏誤

李泌

李肇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
酒事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况溫
公通鑑元以此事人考異傳疑綱目乃升為正文君
子與人為善之意何在乎或門人妄筆非朱子本意
綱目必有謀畧而好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與通鑑同考

異固有之綱目未始升為正文也

大顛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
為偽朱晦菴則力辨以為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
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
其全書以為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
公學佛猶辨其為偽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為真所不
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
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為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
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

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枚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為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為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着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着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

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止慮後人羸入闌增以誣

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此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韓郁外集疑誤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耳。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

陳氏曰：晦菴韓文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決以為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乃尔，殆不可解。

前人俱已辨明，不能盡書，姑真勿論可也。

唐詩歲筵

唐詩春樓不閉歲筵鎖，又望見歲筵舉翠華。歲筵旗名，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歲筵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為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錄異記：歲筵鎖金鏤，屈伸在人。顧況詩：春樓不閉

歲筵鎖，綠水迴通宛轉橋。

執

子虛賦：錯翠翡之歲筵，註羽飾貌。封禪書：紛綸歲筵。胡廣曰：歲筵委頓也。張揖曰：亂貌。南都賦：望翠華兮歲筵，建太

常兮裊之注歲筵翠華貌

錄異記杜光庭所著無歲筵鎖事

錄異傳云建安中劉照為河間太守嬪亡埋棺於府園中
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夢見一嬪人往就之後又
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嬪曰此歲筵鎖也以金鏤相屈伸
在人定寶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勿告人後二十日照
遣兒迎喪守乃悟云兒見鎖悲痛不能自勝

此詩魏韓翊作非顧况也

魏文帝滄海賦振綠葉以歲筵
何晏景福殿賦流羽毛之歲筵

古樂府烏夜啼云歡下歲筵籥交儂那得住

劉孝標與舉法師書歲筵秋竹照曜春松

文心雕龍緯候稠疊鈞識歲筵

鄭禹津陽門詩迎娘歌喉玉碎窳蠻兒舞帶金歲筵

先引則謂之旗後引則謂之鎖若引此必當謂之籥帶與
竹矣

石尤風

即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

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置酒而以前期為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語意甚工近日吳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為何語遂改作古淳風可笑又

古樂府宋武帝丁督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玳瑁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

影指碧字讀者草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此解非是响證之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陽照半江半碧耳樂天有靈必驚予為千載知音矣

劉禎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水經云漢水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近吹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颼颼故川谷擅其目矣此瑟瑟豈玳瑁也耶

鞞鞞國名古肅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
謂之鞞鞞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玃禽弄深樾禁籞
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瑤瑤發凝
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密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
翡翠一盤紅鞞鞞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鞞鞞斜紅帶
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
恨寄飛花簌簌情隨綠水迢迢鯉魚風送木蘭橈迴
棹荒鷄報曉二公詩詞皆用鞞鞞事人罕知者故詳
疏之

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者得天寶貝曰紅鞞鞞大如巨

栗赤爛若朱櫻見楚州刺史鄭輅記

唐書外國傳鞞鞞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寶也

瀛涯勝覽云鞞鞞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今紅子西瓜
可云鞞鞞乎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
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屢樓清
光輝圓魄啣山冷彩鏤方牙看腕輕寶帖牽來獅子
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徵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
印成六赤者古之瓊爨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

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今少傳

咸定錄云唐李邵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不知正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乃二十四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歸田錄云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

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耳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昔楊大年好之仲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時亦有此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二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子號進士者以穴豁双双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上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於

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贈陸游有彩遊跋印微子筮也見涪南文集

王起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
狼蟲噬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
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

雲溪友議云李筮註黃帝陰符經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
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教之所謂玄龜云以小服大皆得

烏衣之旨 又云王僕射起武宗召至殿陛曰朕近見二
字一乃一乃莫能詳也特詢於卿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
嘗徧覽向者二字群書未見未審天顏何文而得周穆王
傳有齋商二字經昔儒宗但言古馬不敢分為飛兜驪裏
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學儒宗朝偶為此二
字相試非於經傳而得之遂賜金綵等
以李筮為王起武宗為貞觀俱誤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寔至云勝于史記此宋

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寔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損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委靡不振不足為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罔人可尔乃云欺天豈天亦讀書耶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也惡也公默然

野客叢書

他如介甫嗚呼之誚二等文字之譏在宋固自有後言矣獨舉一隅詎為定論耶

嘉祐中進士吳鎮為五代史纂誤刊行之

呂蒙正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饅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邵氏聞見錄云呂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饅瓜名焉不忘貧賤之意也

鶴鶉獄

范伯祿曰牽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鶴鶉獄也謂相牽引以入

宋史仁宗嘉祐四年王安石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呂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之曰不與白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獄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此事正與蹊田奪牛事類何謂牽引以入耶

雪窖冰天

歎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泪雨冰天洪皓祭徽宗文

宋史朱弁在金奏送徽宗大行之文也王倫歸自金以文為獻帝感泣官其親屬曰洪皓誤

容齋隨筆有皓在冷山薦徽宗功德疏云云文多不載

龍鍾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而不能

自禁持也

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
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

魏杜弼弼為侯景徵梁文委慈母如脫屣棄寵弟如遺芥
龍鍾稚子痛哭成行

周王褒與周弘正書云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裴度云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微時在天津橋言也劇談元錄

載游秦別妻詩年來誰不厭龍鍾杜陽編

昌黎詩白首誇龍鍾董彥遠注潦倒意

胡曾謝賜錢啓自嘆龍鍾誰識牛鐸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
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
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
雍字伯淳蜀人也為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
安卒謚中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志云仲淹
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
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
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張唐英范公傳元昊叛公兼領延安軍賊聞之第戒曰無

以延州為念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成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范雍也

宋史不載此事亦無注續通鑑節要注云小范即仲淹大范指雍也本自明白乃以注謂大范名雍仲淹之父極詆史家之誤何耶

仲淹范雍志云雍其先太原人曾祖其後唐初為校書郎從孟知祥入蜀為相祖某仕蜀為刑部侍郎入宋後葬河南遂為河南人宋史雍家世太原曾祖仁恕祖從龜又云慶曆六年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薨葬于洛陽某里附先塋云鎮延安卒謚

此不言太原河南止云蜀人豈李白彰明意耶

富弼仲淹志云淹父墉妣陳氏謝氏

范年譜公二歲而孤夫人謝氏再造長山朱氏

家錄云幼隨母造朱氏名說二十三歲詢知為范氏子感

泣去之南都謝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

登第來迎親

褒賢碑云妣謝氏為吳國夫人

此止云陳不及謝正母何耶

宋統似晉

世云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耳。不得並漢唐也。當時有人問邵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

邵康節至京師。士人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甚喜。稱嘆再三。謂之曰。予某日歸。子可與某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勿即觀。俟至家發之。視畢焚却。一人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曾三異話錄。徽欽事與石晉出帝正符。為謂懷愍邵子意耶。京下中土二遷入京李曰漳州意雅

天闕象緯通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通。或作閱。殊為牽強。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闕。引史記以管闕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闕天文之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闕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子美復生。必以余為知言也。

闕天文之秘奧。閑居賦語。亦非秋興賦也。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云。杜游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通。雲臥衣裳冷。予

曰星河垂地空翠濕衣非如所引云也

西清詩話云杜宿龍門詩天關闕字荆公云當作閱然韋述

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關焉此宿龍門

詩也用闕字何疑錄亦載黃氏多識

庚溪詩話云韋述云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關王

介甫改為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以

管闕天為證皆臆說也且天闕云冷此奇中即事耳以

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冷之幽則冷侵衣裳語

自渾成

天關與龍門

此闕一頁而後出

如夢令

唐莊宗辭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

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此莊

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為

呂洞賓非也

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

云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又使翰林作數篇

翰府名談云李白過潼關詞

一名宴桃源東坡云莊宗製名嫌其不馴雅改為如夢

蓋其中有如夢如夢句也

鬼仙詞

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頽垣冷烟。衰草前朝宮闕。長安道上。行客依舊。利深名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此五代新說載鬼仙辭也。非太白長吉之流。豈能及此。

古今詞話云。蜀州王守有門下客。遇紅梅花。作崇。贈柳稍青詞云。依稀曉星云。若是鬼謠。則小說有之。倘或人作此詞。以說世。其人亦必為鬼錄矣。蓋其意皆幽陰中不祥語也。

五代新說。唐高宗咸寧中。張詢古所撰。載梁陳北莊子齊

此下新頁

物云。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注孟如字。

或武莖反。向云孟浪音漫瀾。無所取舍之謂。今云古本作

孟字。豈莊子手書耶。

說文孟血也。從血亡聲。左傳士刲羊亦無孟也。在陽韻音

荒。玉篇韻會並無久音。孟出敬韻。謂與夢同。當在送韻與

漾韻俱誤。

軼與轍同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矐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莊子田子方篇云奔逸絕塵無軼字

國策聶政姊嫪曰軼奔育高成荆注車相遇也
史記其軼乃時見於他說索隱曰散軼也
字書曰軼侵也突也跳也安得為轍字乎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
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如山工貌不同
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
妙娥貌玉輕耶郭自注音墨

田子方篇注云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史游俠傳云諺

云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云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
衰落矣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二書俱無入音

陽溝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
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
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
但未見所出耳

莊子注羊溝闕難處中華古今注羊喜舐觸垣
墻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

郭璞爾雅注陽溝巨鷄古之名鷄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臾字從申從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僕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本註自明後之云云請自解之

帆颿

曹真有馬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借遂制颿字音

義與帆同然亦贅矣

颿字見說文馬部徐鉉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颿字今別

作帆此云俗制豈叔重在曹真後耶

又博雅颿颿走也韓文祥颿送颿更贅哉

鄂字从卩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从卩

今選注無從邑下三句豈所引古本耶

款冬花

款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落水至冬凝厲，則款冬茂悅。魯冰之中，傳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於此山，於時仲冬，冰凌盈谷，積雪被^崖觀見款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冰慘慄，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是也。詩人之興於時物如此。

抱朴子廣譬篇云：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花。朱熹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

此云佛經是何卷中語，蓋知辨正耳。

盧罽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罽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罽地^名。慎按北方謂水黑曰盧罽，即古隼字。盧罽，即盧溝也。溝與隼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罽，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橘亦以黑色名之，可以互證。

史記起傳：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通鑑綱目併因之，則國策所謂盧罽者，或其異名，或是字訛耳。若云盧溝正在安邑北，則盧溝在燕安邑。晉地與太華河濟綿邈無干，若謂盧為黑，即以盧溝當之。國策補註：盧一

作廬將復何解耶且以罽為臯謂與溝音相近更為牽強
荀子代罽而食注罽當為澤之蘭也俗書澤字並水傍罽
傳寫誤也又云罽並養鼻韻會澤亦作罽說文罽伺視也
从橫目从夆音與逸同

家語望其廣罽如也注高也列子罽如音臯荀子臯如注
當為宰又罽宰天下新序作宰宰

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故
鄒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是桀非都
安邑矣安邑平陽晉陽禹所都也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寔因常儀
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
於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
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
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
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
廣注音樣船作俄漢碑允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
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
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

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此學齋佔畢論耳周禮註以下見洪景伯諱釋席上腐和談云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伍撮鬚合為一廟問杜十姨為誰曰杜拾遺也五撮鬚為誰曰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尔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豈不雌我耶云杭州劉伶古恐別有見歸藏云常娥奔月是為月精非始淮南也淮南子又云奔月或作坐肉葉以為死畜之肉可復生也

王燾之丁字有尾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塚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

莊子丁子有尾李注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莊注若此豈可刪其半以適已用乎

淮南子云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况人乎注聾蟲喻無知聾蟲之名甚奇

此容齋四筆說也又說林云狂馬不觸木獬犬不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

文子云聾蟲雖愚不害其所受注聾聾無耳據此二說可尊以名馬而奇之乎容齋失考於前子復承誤於後何耶

真珠船

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

王微之云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註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

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續錄

裴劍傳奇云貞元中有崔煒者中元日在番禺開元寺脫

一老嫗之難異日嫗以越井崗艾奉之曰可愈疣贅兼獲

美艷煒後誤墜穴中見大白蛇有疣灸之應手墮地遂跨

蛇行至一洞府口有小青衣云玉京子送崔家郎君至美須

更有四女酌醴待之及出四女云中元日吾輩當送田夫

人往也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如期果至乃知向入尉墓

耳遂以為室因問鮑姑何人曰鮑靚女葛洪妻也何以呼

蛇為玉京子曰安期生嘗跨斯龍朝玉京耳
此云五日灼龍女當別有見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為完物
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簡西學為予言親見許子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合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金石錄云雲麾將軍李瑋碑李邕撰行書天寶元年正月立蒲城或當有之不敢強所不知其薦福寺則余與姚江張汝宗岳所游者訪碑遺址若罔聞知稽之郡志文亦不載載而其說若此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雷轟薦福事碑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頃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鄱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偽為是說也

太白清平樂辭以下詞品

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辭云禁庭春晝鸞羽披新繡百

草巧求花下鬪。只賭珠璣滿斗。○日晚却理殘妝御。前
前閒舞霓裳。誰道腰支窈窕。折旋消得君王。其二云
禁幃秋月夜。探金窻罅。玉帳鴛鴦噴蘭麝。時落銀燈
香炷。○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
媚。宸遊教在誰邊。此辭見呂鵬過雲集載四首。黃玉
林以其二首無清逸氣韻。止選二首。慎嘗補作二首。
李濬松窓雜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移植
於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秉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
李龜年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何用舊詞為命。
龜年宣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云。雲

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曉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
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
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
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遽以詞
進。上從龜年歌之。仍自調玉笛倚曲。以媚妃。自是顧白尤
異於他學士。

張君房脞說指此三首為清平樂曲。尊前集及樂府詩集
止曰清平調。今據所引。復有四首。不知當是何時所進。且
其詞全不類謫仙語。豈呂鵬輩羈入者耶。

菩薩鬘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
纓珞之飾曰菩薩鬘曲名取此

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
髻金冠瓔珞被髀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

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

南部新書亦載

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鄉新
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踈之

如夢令

唐莊宗辭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
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此莊
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為
呂洞賓非也

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

云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又使翰林作數篇翰

府名談云李白過潼關詞

一名宴桃源東坡云莊宗製名嫌其不馴雅改為如夢蓋

其中有如夢如夢句也

鬼仙詞

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頽垣。冷烟衰草。前朝宮闕。長安道上。行客依舊。利深名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此五代新說載鬼仙詞也。非太白長吉之流。豈能及此。

古今詞話云。蜀州王守有門下客。遇紅梅花作祟。贈柳稍青詞云。依稀曉星云。若是鬼謠。則小說有之。倘或人作此詞。以詭世其人。亦必為鬼錄矣。蓋其意皆幽陰中不祥語也。

五代新說。唐高宗咸寧中。張詢古所撰。載梁陳北齊周隋

君臣雜事也。時白賀尚未生。豈謂前生之鬼耶。蓋止知梁唐晉漢周為五代耳。

盧絳

盧絳南唐人。夢一婦人歌菩薩蠻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雀起梧桐落。歌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其應不著。辭頗清潤。特錄之。

絳事見馬令南唐書本傳。末句作獨自倚闌干。衣襟生暮寒云。

龍衮江南野史云。盧絳病困。忽夢一白衣婦人教之食蔗

而愈迨數夕又夢前婦人云妾乃玉真也太尉富貴將至
可詣都城妾有一詩一緙以助行旅十年之後當於孟家
陂上奉見歌其詞云清風良夜月夜深時箕箒帝盧郎尚遲他
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驚覺果
獲其緙由是自負入金陵畫策詣後主累官柱國唐亡歸
宋以龔慎儀事坐誅既出乃呼延贊當視行事將至梁門
絳遂顧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因嗟曰玉真
笑何至於此乎贊問其故絳白乃其其夢絳復問孟家陂持
刃者曰斯場是矣因數指迨今十年歎曰昔日之夢今果
驗矣死復何恨玉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坐

法與絳同場斬焉

此事與南唐書同但以詞作詩為稍異耳因詳出之

法曲獻仙音

望江南即唐法曲獻仙音也但法曲凡三疊望江南
止兩疊耳白樂天改法曲為憶江南其辭云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二疊云江南憶是杭州三疊云江南憶
其次憶吳宮南宋紹興中杭都酒肆中有道人攜烏
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以侑之歌辭非人

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曰此赤城韓夫人作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蓋龍云其辭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迴望海光新二疊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寰雲半動飛花和雨着輕綃歸路碧迢迢三疊云簾漠漠簾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舟着白酒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此辭即法曲之腔文士好寄故神其事以傳耳豈有天仙而反取開元人間之腔乎

陳去非云世傳頃年都下肆中有道人携烏衣椎髻女子

買斗酒獨飲女子歌詞九九關闕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得其三而亡其六擬作三闕云

曾慥樂府雅詞

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亡姬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進入教坊遂改此名一名夢江南曲也

王灼碧鷄漫志云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自注云此曲一名謝秋娘后人又取樂天首句名江南好唐法曲獻仙音在宋已無知者歐陽永叔及沈存中等皆止稱遺聲云

詳見碧鷄漫志今輒指為望江南恐未然劉禹錫憶江南止二疊見樂府周美成柳耆卿有法曲獻仙音辭俱長調也

朱淑真元夕辭

朱淑真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羅衫袖辭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耶其行可知

此永叔辭也或云少游指為淑真不重誣人耶

白團扇歌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謝芳姿有情愛捉白團扇與之樂府遂有白團扇歌云白團扇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其本詞云犢車薄不乘步行躍玉顏逢儂都共語起欲着夜半其二云團扇薄不搖窈窕搢蒲葵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其三云御路薄不行窈窕穿迴塘團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其四云白錦薄不著趣行着練衣異色都言好清白為誰施薄如唐書薄天子不為之薄芳姿之才如此而屈為人婢信乎佳人薄命矣元闕漢卿嘗見一從嫁媵婢作一小令云鬢鴉臉霞云辭久雅事亦相類而可笑併附此

古今樂錄云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婢謝芳姿有
愛情甚好篤婢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善
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
郎眼所見珉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即改云白團扇
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詞凡六首無名
氏見樂府詩集
文獻通考云婢素好歌而珉好持白扇故云
鬢雅臉霞云周德清書所見朝天子辭也見楊朝英太
平樂府

楊柳枝詞

周德華劉采春女

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
別更無消息到今朝唐絕增奇神品

雲溪友議云裴誠郎中晉國公次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
舉子溫岐為友俱善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有德華周
氏者劉采採春女也雖羅噴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之辭採
春難及湖州崔芻言郎中將至京洛豪門女子弟多從之學
溫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德華終不取焉二公皆
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皆近名流之詠也劉禹錫尚書一
首春江一曲云今直指為德華誤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宋玉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

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

而踈謬如此殊誤觀者

微詠賦陳師補文選補遺已載之矣

王微本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當別有見耶

丘文莊公群書抄方載中毒用白藜荷引柳子厚詩

云且日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於茲

上者其物色之蓋亦不知為何物也余謂丘公之博

洽而不識世之識者亦罕矣按松江志引急就章注

曰白藜荷即今甘露考之本草其形性正同

急就章云老菁藜荷冬日藏顏師古注藜荷一名藜苴莖

葉似薑其根香而脆可以為蔬又辟蠱毒本草云葉似初

生其蕉根似薑芽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中蠱者服其

汁卧其葉即呼蠱主姓名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宗慄

謂嘉草即此也

柳種白藜荷詩庶氏有嘉草攻禴事父泯注引本草

說文一名菑菑古今注紫者曰菑菑白者曰藜荷解毒用

白藜荷陶隱居菑菑作覆

增廣文選劉節所輯其後又有海鹽湯紹祖續文選皆明倫崇文子御覽類聚唐書藝文志并音義卷上之而從籍志不列其名則當時已失其傳矣

史記相如上林賦紫薑蕞荷正義曰柯根旁生莖若芙蓉
可以為蕘又治蠱毒也

後漢馬融廣成頌芝蒿薑蕞蕞荷芋渠章懷注曰蕞荷苗
似薑根花紅紫似芙蓉可食

潘安仁閒居賦蕞荷宜陰時藿向陽

于寶搜神記云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蕞荷
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小走自此解
毒藥多用之

按諸說明甚且今蕞荷與甘露枝葉迥別乃云考之本草
其形正同又古本耶

文莊抄方余未見及或疑殆意也松志謂俗呼甘露子根
如蚕蛹莖葉如薄荷云乃引急就章亦誤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公名苑
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
柿油可補文選註

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注劉成云平仲之木寔白如

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云蜀都注缺誤

魏王花木志君遷樹細似甘蕉子如馬乳

交州記君遷子寔中有乳汁甜美香好主消渴煩熱鎮心
久服輕身亦得悅人顏色

本草君遷生海南樹高丈餘中有汁如乳汁吳都賦平仲
君遷

圖經云有一種小柿謂之軟栗俚俗暴乾貨之謂之牛妳
柿據此諸說可補選注耶

均即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
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於樂是成
均之說也周人立大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為

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宜學言
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為韻義益明矣潘安仁笙賦
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注均古韻字鶻冠子五音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
得列於士伍

唐書樂志開元用祖孝孫十二和十曰休和皆以其月之
律均又貞元中韋臯作南詔奉聖樂用黃鍾之均又為五
均高宗時呂才上言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今以御
雪詩為白雪歌以群臣所和詩十六韻為送聲十六節帝
善之都無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之說

說文均平徧也。從土均聲。韻和也。從音頁。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為韻。說文在唐志之後乎。一韻為音。音為韻。音為韻。音為韻。禮文王世子。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疏云。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仲舒去古未遠。不能定其名。今復千載餘矣。乃為指其事。奇哉。

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中和。祇庸孝友。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樂舞雲門。大卷。咸磬。夏。護武。今專以學言語者。處之得乎。

易氏曰。成者。成其行之虧。均者。均其習之偏。五帝即此以名學。成周因之以為教。

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云云。豈直教韻乎。

大戴禮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注。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

易傳太初篇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所自學也。

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善注引鶚冠子云。五

臣作韻謂笙賦誤

笙賦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均字

周國語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曰均者均鐘

木長七尺有弦擊之以均鐘者又云度律均鐘百官軌儀

注平也夏小正云農率均田疏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易豐卦雖旬无咎荀本作均周禮均人公旬用三日注旬

古均字書厥罪惟鈞左傳年鈞以德禮內則旬而見注當

為均亦可謂為韻字乎

古字簡少相近者多假借用之如集古金石二錄所載縣

令為苓眉壽為麋職方為識蓼莪為儀鄧艾為義之類不

能盡書若必欲以均為韻則前之諸字又将何解耶

水龍 堦戶錄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臣節誠

須有罪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昔人謂戰艦

曰水龍

水龍乃永襲字也兩山墨談既誤於前矣公錄於冊豈容

再誤耶

隋書云。睿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既上才。若總戎
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
武事。未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
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
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辭大義存。導養雖陳。國來朝
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
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
足致辭也。睿乃止焉。北史同

晉書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街刀浮渡江。不畏
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又王濬

小字阿童。乃表武帝加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
者。而濬先定秣陵。五行志及祜傳此雖有水中龍字。亦非戰艦也。

鱣 異魚圖贊

緡調餌。芳可獲。鱣魚網魚得鱣。不如噉茹。或名曰鱣。
其性慵如。說苑子賤語。又古諺云云。

說苑政理篇。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曰。吾少賤。無以送子。
有釣道二焉。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
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

味子賤曰善云云

選應休璉書陽書喻於詹何注引說苑橋作鱈俱無鱈字亦非子賤語也餘里語見詩疏埤雅

鯤上

鯤本魚子細如蠶茸莊周寓言鯤化為鵬譬彼詩頌雕育桃蟲千古言詮誰發其矇注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之大不知其幾萬里此寓言也按內則卵醬卵音鯤國語曰無禁鯤飾皆以鯤為魚子至小之物也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後開端皆不得其言詮雖郭象之玄奧沉思亦誤况司馬彪輩

乎余嘗謂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為古今正生桀紂為古今大丑莊列為古今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

莊注云鵬鯤之寔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游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且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此解明甚公云言詮得非子玄誤合者耶

世說向秀注莊妙析玄致秀卒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

已註惟自注秋水至樂二篇

據此則莊非象注矣竊注見譏於義慶誤註追詣於用修子厄玄哉

晏子春秋載橘枳狗門之說史滑稽傳紀叔敖奚馬之辭乃云滑稽開端豈周在楚莊齊景前耶

天地戲場云非聖不道姑無論矣但公品詞製曲自等周郎者其生丑淨名義如太和正音等所載是如此解耶

太白詩

太白哭宣城紀叟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

無曉日沽酒與何人古本作夜臺無李白絕妙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為夜臺無曉日夜臺自無曉日且與下句何人字不相應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詩有本明淺而故欲其高深此是文人一病如太白哭紀叟詩紀叟黃云何人本自明白沈痛而楊用修云古本

云夫此詩為哭紀叟亦寓調諷意正是曠達處黃泉釀

酒豈真如地獄六街三市耶白意蓋謂紀叟生前善釀即在黃泉還應不忘本業但夜臺茫茫無有曉日沽酒與何人耶可謂至痛今云夜臺自無曉日此自不嫌於複也予

不暇遠引如謝靈運谷幽光未顯亦可謂幽谷自無顯光
陸士衡明月一何朗亦可謂明月本自朗詩家如此類甚
多也且夜臺無李白以見在之身而言則誠妙若究竟言
之李白能不入夜臺耶果騎鯨上天耶反與沽酒與何人
之句不應笑乃笑士俗不可醫予不知其何說也王胤昌
李集分註又載題戴老酒店云戴老黃泉下還應醉大春
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按此具載本集乃云古本何耶

駢與浣同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駢字
義與浣同而字則讀如浣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
玉篇俱無駢字惟元詞中馬驟駢人語喧北音作平
聲四轉作入聲正叶

花間集云淚沾紅袖駢不作駢字或所見別本之誤耳駢
字書音流與浣義不相蒙乃苦欲轉作浣讀何耶

龍生九子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

孝廟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東陽具疏以對據
圭峯羅玘盧泉劉績之言承上問而不蔽下臣之
美賢相之盛節也文正嘗為慎言今影響記之錄於
此 一曰鼯鼠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
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
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鍾上紐是也四曰狴犴
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
於鼎蓋六曰魍魎對卷集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
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立
於香鑪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

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
寐故用警巡詭

按爾雅九種龍其名曰蒲牢囚牛蚩吻嘲風翬負霸下狴
犴狻猊睚眦鼯鼠好文云云總龜對類

近峯聞略云龍生九子見爾雅西涯公紀桂坡遇錄所解
甚悉予又觀他說間有同異殆必有所據也吳郡皇甫錄

夫爾雅者興于中古隆于漢氏列在十三經中非僻書也
其釋獸中止有狻猊郭璞注云即獅子併無別項龍子之
說且埤雅之翼並號該綜亦絕無一言及之者對類云
得無虛構偽辭如雲仙散錄等書類耶

菽園雜記古諸器物異名。顧顛其形似龜。云出山海經博物志。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原缺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歟。吳郡陸文量夫山海記于伯益。博物志于張華。方其未缺之時。漢晉以來并不見於引證。獨倪村民家乃得見其全書。陸公無乃亦失於折衷乎。

唐趙耕龍公碑云。張路斯。潁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每出自戍。至丑。歸輒休寒而濕。石氏異之。問其故。曰。我龍也。夢人鄭

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射。以助我。係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明日九子遂射。青綃者中之。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公與九子皆化為龍。歐陽修集古錄蘇軾

陰碑

按龍生九子。蓋此事也。大臣不學。小臣妄對。其誤一耳。公復筆之以誇人。豈容再誤乎。

胡侍真珠船云。弘治間。

泰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于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冊面上所錄。然亦不知。

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曾見其說於對類總龜
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說為不經其辨甚詳然亦不及
於此因附載之

正楊卷四終
臨白半對喜也白龍腹公也吾幾與未胡